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三十六

李

集字輝翥號敬堂浙江秀水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縣知縣有願學齋集

雙忠錄序

古藤精舍記

孝婦波記

孝讓楊先生傳

貞烈伍五姑傳

李榮陞

字奠基號厚岡江西萬載人乾隆癸未進士官雲南知縣有學問文集

信美樓記

劉總兵鐵柱記

江

聲字融清一字叔清號良庭江蘇元和人嘉慶初年薦舉孝廉方正著有良庭文集

李孝子傳論

雨香集敘

遇翁傳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六

目錄

一

乙

集

一 一 二 三 四 六 六 八 八 九

潘

相字潤章號煙菴湖南安鄉人乾隆癸未進士官濮州知州有醫文書屋集

馬波渡石橋記

十

鄭君嶽南墓誌銘

翟

森字君履安徽涇縣人歲貢生

須賈贈襌袍辨

十二

姚

爾字婚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禮部郎中嘉慶庚午重寔鹿鳴加四品銜有惜抱軒文集

書貨殖傳後

十三

賈生明申商論

十三

左仲邪浮渡詩序

十四

贈錢獻之序

十四

贈程魚門序

十五

遊媚筆泉記

十五

登泰山記

十六

遊靈巖記

十六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十七

明贈太常卿張公祠碑文

十七

蕭孝子祠堂碑文

十八

蘇去疾

字融之江蘇常熟人乾隆癸未進士恩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出為貴州直隸知州有蘇國仲文集

蓮花洞龍祠記

十九

唐先生傳

十九

文淵閣大學士孫文靖公墓誌銘

二十

徐書受

字尚之江蘇武進人官河南知縣

子同生論

二十三

楊貫夫先生傳

二十三

狼山鎮中營遊擊段君墓誌銘

二十五

國朝文匯乙集卷三十六

雙忠錄敘

李集

歲己丑。蛻菴大兄稻滕示予雙忠錄一卷。蓋紀其族祖少白雲岑二公殉國始末也。傳紀祠碑皆統焉。予手是錄而太息久之。集五世祖隆菴公。當崇禎壬午。冷口兵入。殉節甯海州。同時從死者。自沈安人以下。至二十餘人之慘。其後同里王公允昌。李公自明。復以忠節著。朱太史彝尊。議建三忠祠。而未果。集自髫髻時。聞先君子言。擬於里北之天香精舍。創屋三楹。奉隆菴公。沈安人。粟主。顏曰忠烈。其旁以秋錦公。兄弟三人。配食焉。舍側有宋梅一本。竹樹參差。先靈是安。方謀鳩工。歲年未。吾師甯化雷翠庭先生。視學吾浙。集請於先生。欣然命筆。為忠烈祠碑。轉輒十餘年。先君子見背。集兄弟奔走衣食。祠宇迄未就。嗟乎。此集讀雙忠錄。而不禁泣然也。按錄少白公自明。從鹽官徙梅里者已三世。公以明經為揚州教授。順治乙酉。城陷。自經死。其族孫毓新。居故里。起家甲科。為給諫。是年。大兵下嘉興。不屈死之。集嘗論傳稱三不朽。唯忠節死事之臣。則二者兼之。蓋其剛毅之氣。稟於性成。而深心大略。設施措注之方。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或反以忠義掩論者。遂謂其清流自命。臨時祇辦得一死。嗚呼。何其悖也。昔張許之守睢陽也。扼孤城以遏敵衝。厥功偉矣。方二

公諸生時皆具命世才。落落負奇。以整頓乾坤為己任。迨夫國步艱難。數丁陽九。當史閣部開府廣陵。沿江之師日下。衛士環而待變。少白公手握數家。以一髮挽千鈞。卒隨閣部以殉。而雲岑公平流寇於饒平。劾權奸於南渡。誓義興師。畢命梓里。成敗利鈍。不以屑意。如二公者。實德與功兼之。若我先公。以一旅危城。堅守海角。臥起卓露者兩閱月。敵人不敢正視。天厄孤臣。撫陣而歿。不旋踵而沿海州郡。遂以瓦解。尤與睢陽事相類。此集讀雙忠錄。而不禁泣然也。蛻菴云。二公後能讀書。繼其家聲。上年冬。即鹽官故祠之旁。葺宇新之。奉二公。烝嘗。稻。勝。遂輯為是錄。將刊入家乘。又述其宗人言。王公裔孫之僑寓禾中者。方謀建祠。故第際此無諱之朝。屢奉 褒忠之諭。純臣亮節。與日常新。集兄弟弗克負荷。既媿。二公之多賢嗣。且幸蛻菴之宏此不朽之業也。謹拜手而為之敘。

古藤精舍記

歲庚申。集偕同學諸子。為詩課於里中。內兄張學琳兄弟與焉。執牛耳者。為族祖養恬先生。月三會課。古今詩若干首。或集朱氏之醜觥。余家之刺觥。或集張氏之古藤。食。食背市築三楹。構結樓雅堂中。設金僊像堂後。有池。池前古藤一架。離奇夭矯。食是以得名。左為庖。渴折而右。繚以垣。書樓數間。在馬庭。植牡丹一叢。最繁盛。旁挺老

桂扶疏翁鬱華時集其下灑灑有塵外想登其樓則規模整肅香火炳如中供神龕
詢之學琳感然曰此余祖志也余祖天敏公十歲而孤賴母顧太孺人鞠育成立家
故富黃緝紡績十指鉅裂長齋繡佛以終余祖承母志終身不御酒肉語及母氏苦
飢輒流涕晚年得白其事於有司載入志乘遂構數椽奉祀事此蓋所以志也集與
張氏有世戚復叩之知公事親孝母病亟刲股和藥以進卒弗救雙瞳流血勺漿不
進者三日垂絕矣恍惚見母諭以勿傷生袖拂其目得復明光炯炯至老如初其事
外父母也生養死葬春秋祭祀必誠必親諭子孫世世無斂其服費四方也有夫婦
野哭甚哀詢之則為怨家所中欲棄妻以償其責公慨然捐己橐復完其家室公晚
而恢擴田廬光大前業年臻上壽易簀時語學琳曰篋中諸負券非至戚即執友也
悉畀之火不下鉅萬其他施棺木贈挾纊凡仁者之事公罔弗為即學琳亦不能悉
數余因作而歎曰張氏之世德厚矣宜學琳兄弟之日益振起也學琳為養恬先生
愛孀授以詩法學璉年不永而篇什流布人間淮揚諸名宿尤樂道之有子五人與
學琳子恭行並能傳其父業抑余又聞之學琳母孔太孺人事翁姑盡孝撫學琳兄
弟如己出交親串以厚馭臧獲以禮精舍離宅不遠每春秋佳日學琳兄弟必奉母
籃輿以從其事母也可謂孝矣此非顧太孺人與公之遺澤罔替耶他日寔昌寔熾

安見古藤精舍之不媿美天平山耶

孝婦波記

集令節之七載己亥冬坐廳事有投牒者手覽未竟色然起立蓋鄰東鄉栖士保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呼之案前得盡其言越數日孝婦之夫陳登其伯叔兄弟至其言較詳隨命肩輿延孝婦進內署驗之傷痕宛然見者太息徐叩之其言婉而盡噫此非可以愚孝例也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幼為養媳翁陳際亨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世力田為生方二月姑病噓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間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諸子婦環守之不敢揚息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雞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素然自割其胸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剖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掖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汝矣迺起坐以布束胸刃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雜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即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噫此非愚孝所能為也今既馳稟大憲復手書彰其門界以白金二餅布四端稍佐其色養孝婦屋秋隘無恆產雖終歲勤劬恆不給令作而嘆曰傷哉貧也上無以娛二親下無以教諸子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波之麓有水田七區其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

房成樸緻完好得場園約十餘畝可蒔梁黍蔬果陂之周圍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分廉以廣孝雖山厨水蘊令所甘也而孝婦亦可受劉熙釋名山房曰陂言波陂也作學策書曰孝婦波行勒諸石庚子首春文世孳二子來見且請名長七歲略識字次二歲尤明秀令嘉之遺以五經墨刻數種名其長曰毅孫有鈇之詩曰君子有毅貽厥孫子蓋言善也善莫善於錫類今孝婦之子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孝德庇及十世殆如毅種之生不絕乎其子曰蘭孫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蓋言養之潔也鄭地生蘭有素心者是陂之產也侍白華之餐膳端素業於詩書蘭有國香而不言自芳吾知孝婦之後其熾而昌也爰書其顛末而為記以授毅孫蘭孫藏之家

孝讓楊先生傳

癸亥春集續昏楊氏獲親我外舅治良先生之言論如坐春風和煦之氣沁人肺腑內行醜備一一可為師法越歲丁卯而先生病歿踰期卜葬於王兜之新阡丁亥集客錢江先生中子謙寫書曰先子見背二十有一年矣愚兄弟弗類無能揚詞前烈請一言傳之集執書注然曰余之諾斯請也有年矣祇以先生之行上繼曾閔次亦當於漢唐儒林中求之余何能傳先生哉今謙兄弟堅欲使余為昌黎之李漢集滋

愧矣。且謙手撰之行略。門人金標之諡。識其所以狀先生者。既嚴且詳矣。余更何以傳先生哉。按先生名為表。字東庭。治良。其別號也。行三。先世自宏農徙蒼溪。祖考禹聲。公始居梅里。考璣。文公。以歲貢授臨海訓導。母王孺人。方伯邁人公孫女。實生先生。配沈孺人。孝廉建勳公女。先卒。年四十有四。先生歿時。年五十有一。標之議曰。先生事兩親。曲盡懼心。父病。每夜祝天。願代。遇良醫。輒拜。且以幼子屬醫。曰。吾子猶而子。醫感泣曰。若翁即吾翁也。一日。捧茗益入寢。偶失手墜地。必閉戶自槌。曰。爾奉親無狀。父歿。作孺子哭。寢處柩旁。不御菜果。幾成水腫之疾。太孺人力諭之。然不露齒。不入內。三年如一日也。先生之事親。可謂孝矣。先生有庶兄。長八歲。事之甚謹。司訓公晚歲家居。議析資。則黯然弗欲。後悉以腴產歸兄。旁觀有喧呶者。出木中避之。事諸從兄及族屬。恩誼浹洽。具家人懼。或以他事相齟齬。得先生一言。則立化。事長可謂讓矣。按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德性寬柔曰讓。先生殆庶幾焉。古者士有諫。則有諡。柳下黔婁而後。東漢尤盛。私諡禮也。今先生行誼。章章在人耳目間。其諡曰孝讓先生。由是先生之族黨比閭門生。故舊莫不誦應曰然。集與先生並王出也。先生母於集。母為諸姑。先生於集為舅氏。行集未冠。善飲。結客喜劇談。先生愛之。間作規語。及為先生子。墮司訓公已歿。不及見。見先生事母。太孺人春秋七十前一年。喪婦。即集

外母也。意多不悅。先生柔聲下氣。晨起視湯藥。稍閒視鑿。及期視膳。既暮視寢。意氣愉愉。太孺人不知悲愁之何以消。且忘其年之已老也。自組紉并總。以至中常。廁牖罔弗躬親。或至代理櫛具。太孺人嘆曰。汝豈知女紅乎。乃怡然順受。以為常。每夕侍鵲單。太孺人善暴挑。對局。伴敗。北以悅之。又故為角勝者狀。遷延嬉戲。太孺人慈顏愈和。雖萊子之舞斑衣。無足擬也。先生有兄先卒。兄子復天。撫孤孫如子。從兄某長。先生十餘歲。敬之如父。言唯唯。命甚至。父歿時。或固爭以庶兄孫傳重。亦俯首聽命。虎林友人貽書規之。潛然曰。不肖子。以母在。緩死須臾。更忍而爭此乎。嗟夫。觀先生之遇。愈以見孝讓之真矣。因諸生中三十年。為文規矩前賢。詩亦高雅恬澹。有靖節風。十上秋闈。不利。歲丁卯。先生率從子澤杰。及集同赴鄉試。先生年五十。鬚盡白矣。猶矻矻不衰。試歸。值家人病。勞瘁月餘。先生亦病。病一日遽卒。太孺人哭之慟。教諸子以次成立。後五年。太孺人亦歿。長孫漢善。投牒有司。引古禮。願傳父重。學使雷公深嘉之。許其終制。先生克有後矣。漢善善詩畫。謙尤以詩歌擅場。椿有材幹。出為從兄。後率皆聞於時云。

論曰。余觀士大夫家事。親有二法。一則夕膳晨餐。盡口體之奉。具崇禮學者。則又寢門几杖。肅容具禮而已。求其愉色婉容。終身孺慕。卒未見也。先生至性淳厚。溢為天

和盎然春溫藹然赤子望而知為孝弟之容也。與人談諧談笑從之游者無弗領其和而去以私干之弗能也。以術欺之弗忍也。雖異類化之。况同儕乎。抑集又聞之外母沈孺人年十七歸先生相敬如賓終身無違言。事姑造次不離側。飲食不離手。遇庶姑恩禮交至。忘其家婦。翁病亟語其友曰。我非三婦何能至今日乎。有先生之盛德而又得沈孺人為之配。嗚呼。此其所以成先生之孝讓也。與迥系之贊曰。

先生之行則篤於親則友其兄而薰德善良。先生之名不達於朝。不舉於鄉。而流澤孔長。陶曰靖節。孟曰貞曜。易名有慶。而令聞馨香。大矣。孝熙允哉。德讓是當。執理學諸公而直登乎洙泗之堂。

貞烈伍五姑傳

五姑。同里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嫻女紅。能得親歡。心年及笄。許字王氏。于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即誓死不食。母強之曰。若婉順能佐母。母善病。倚若為命。今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食。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廚繁劇。又諸弟穉。妹竟日喧呶。織絰履絢。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窺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食止菜果。羣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親知為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姑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甦。哽咽告母曰。

女志決矣。救女何為？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錮不死。咬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所以速死之具無弗為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之氣微微噓噓。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通衢。鄰藥肆後戶枕溪水。曰斜匯。居樓三楹。樓西為竈。竈庭有井。迺鍵戶塞井。戒女鬢往肆中。禁刀尺巾。悅之屬防慎。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入。決戶。櫬以進。甚且撤牆垣為備。稍一聞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室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是重我親憂也。遂起事事。母寢處與俱。見其坦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縷。懸樓下。瞑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夏。貌如生。三日殮。蠅不敢近。蓋距王氏子歿一載云。

信美樓記

李榮陛

予游踪所至率依乎山水其馳也若止偶寓也若固有之去官呈貢會城中有山凝然其名曰五華昔之志得於善闡者咸極目焉佛屋之東廂構樓甚高舉而臨之衙署街衢城闕之閔且侈交積乎其下長川廣甸村落之聚田疇之滿盈縱橫乎其中攤練之海子負劔之峯帶礪乎其外於是焉煥之以錦綵之烟雲嘈之以烟蟾之鼓曲其美不可以一二數以其去轅稍遠職守之官莫之問予得而有之咸行周矣客有過而嗜者曰信美此樓宜子之窮而不憂其滯也抑子將規仲宣而反之乎抑猶未免為歐公之拳拳於有美乎予應之曰非敢然也吾以適吾素焉非吾土而信美曾不厭乎久峙蓋吾祖居界江楚之脊與滇池同而向弗如至若讀書之臺黃皮之精舍並荒翳險絕窮日力甫得一至有若是之優游陟降不偕杖履者乎夫數水不疾其易蟲也能天者也吾神弗勝而貌希之胡怪客之以反登樓致詰也間嘗仰而遐觀俯而默計莊氏以來二千餘年聲跡相尋如吹劔首而金碧儼然二高見焉昆澤澄然西子過焉客試過臨安詢有美異同果安在吾又何拳拳於彼所謂者乎屋之西廂亦有樓佛氏之徒雪谷取范文正寵辱胥忘之義名之曰曠怡獨此樓闕如予故假酬客之語補之雖然美不可以久據也昔東坡留滯東南謂湖山之好勝故

卿他日為詩曰。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東坡達人也。情猶見乎辭。吾幸得不以己去之官。久羈交代。行且以鴻跡視此樓。他日登故山而西望。其必有慨然者。然則信美之額。鑿目而不繫地。何必為此樓張之哉。

劉總兵鐵柱記

塗山之頂有鐵柱。屹然大如益。高僅丈餘。寺僧相傳以為明總兵劉挺所立也。萬曆中。李化龍少保督師重慶。以征播。公受命出綦江道。所經宜有具蹟。憶自予童子時。侍卿先生坐次。聞先君子述劉鄧二公之武略。客歎曰。劉大刀。關公儔也。他日知讀書。遇公行事必詳復之。今五十餘年。以運銅過重慶。散步此山。偶得公之遺蹟。屢摩。俛仰有觸於前聞。不得無言焉。公字省吾。都督顯之子。平緬寇。羅雄。日本大小數百戰。威名震世。其立功不止於播。而史序播事於本傳。土司傳復詳之。其意得可見矣。楊氏據羈縻之地。歷傳數十。至應龍而稱兵。以其險可恃耳。當時分師八路。南川則阻桑木。合江則閉崖門。興隆則扼以黃灘三關。偏橋則斷於青蛇之囤。非智勇兼人。若高折枝。吳廣李應祥陳璘諸人。不為童元鎮之績者。幾希。雖然。孰與公之所值尤險耶。楠木三峒。賊黨倚為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閭萬峯。楠木一小道。賊排柵置坑。設木關十三座。謂為百險俱備者也。前憚公威名。已益兵守要害。父子又悉

勁兵間道相角曰破綦江一路餘無能將而公進兵所至如破竹朝棟僅得潰圍走
及七路並集賊巢其險飛鳥騰猿不能逾謂之海龍因連月不拔公至一日而克其
二城賊遂滅亡督師平播疏序公功居首且曰羣口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
兵法無選鋒曰北公其選鋒乎以是言之雖儕公於八路然實大將才餘則偏裨也
雖然智勇非可恃也天將成一將之功名必生一將將之人主持之非其人即志屈
而力殫公本武人亦屢涉史事初聞征播命頗效古之請益田宅者遲遲設難以要
朝廷言官果交章議誡少保以平播非公不可留而力薦之乃受事後復有疑公陰
緩應龍者少保延入輸誠相諭公引泣自明無他誓以死報兩人者如心替股肱之
相為用故卒以得志然則公雖智勇非得少保不能見而播州之伐非少保之知人
處事精審合宜不能成成功固若是之難也遵義胡通判立少保祠以公配之額為
二公而他 不與焉意亦有見於此哉昔人於功既成多自磨之崖石即無文亦必有
所立世龍叛首也建柱於彌渡王孝章盜黨也遺鎗於河皆以 示不忘之意然漢之
人奪首柱以與諸葛武侯惜柱之為首玷也歐公因彥章能死而記其鎗然獎墓之
實不可掩是為二子之鐵者以速朽為幸惟公揚華夏之烈取剛獠惡夷用兵僅一
十四日舉八百年蛇虎蟠據之窟方二千里返於中朝以為二府一州八縣齊民得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六

七

國學扶輪社印

復見天日。至於今雖相近如巴渝。久宴如者。誰之力哉。自是而後。王師以次破永甯。滅水西。流遍西南夷。平播之功實先之。以此紀烈。雖與天壤不敵可也。公所用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故天下稱劉大刀。自少保以外。無能竟其用者。後死事遼東。阿布達里岡。鄧公名子龍。始終並具明史。與公合傳。其贊曰。武臣不懼死。二子有焉。吁。此豈彥章之所得同語哉。

吾讀史記佞幸列傳至文帝使太子齧癰齧癰而色難之竊謂人之愛潔而憎穢莫

口舌為甚雖父子至親不能無嫌也顧膿血之穢猶不如菌

說文云菌黃尿之甚也

李孝子居在之侍父疾也因醫言菌尿之可驗休咎執取嘗而無嫌豈其口舌異於

人哉惟愛父之至期愈之切而然爾如是然而遺喪能無毀以滅性與禮有之曰不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斯言也恐有過於孝者不能節哀以至傷生故為此言以立

其防也豈果斥不勝喪者為不孝乎禮又有之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斯亦情之過者也夫先王之制禮也父母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所以酌乎其

使過之者得俯而就不至焉者能企而及曾子之七日非不欲赴禮也為其至性過

人雖強制之使俯而不能就爾然而不致傷生者蓋其稟氣厚故也今人之氣稟則

不古若矣李孝子之氣稟又其薄之甚者也何以知之驗諸其同產之兩弟而知之

矣其弟一生而弱足一生而瘡斯其稟受者薄矣同出一父母者當不甚相遠也而

其稟性顧獨至焉不下於曾子夫是故以毀卒也然則謂是孝之過可也若以比於

不孝則悖矣且孝子之卒也在小祥之時其臨歿也深以不能養母葬父為已畢則

於期年之內必抑性節哀以思保其身矣而卒不保者弱故也是則非孝子之滅性

乃性戕孝子爾孝子故庠生有公版以喪故遺言以衰經疏屢斂及襲母命陳其本版遽目視手強不可襲如其言乃瞑受襲於乎孝子之心死而不渝如是夫吾知孝子之靈必終久不滅者也有司既為之請 旌矣盍為建祠以祀之所以緹其靈且以厲風俗也孝子諱大仁字居在一字存齋閩粵邵武府建甯縣人也年二十五而卒具他事不具論其尤異者而已

雨香集敘

江子雨來者予同宗子也支派遼遠譜牒散殊幾難排次詢其上世則自東漢巨孝公諱革者而下五十八世也予則巨孝公五十七世孫以是率之予差長焉矣雨來少穎敏喜博覽五經三史既能淹貫其他諸史諸子亦皆涉獵焉年未弱冠而已彬彬爾雅矣如是而為詩易易爾然而予猶未知其能詩也予有同門友余仲林者豪於詩馳騁乎唐宋時而逸軼乎齊梁當代詩家之哲匠也雨來師事之凡四年一日者雨來出其詩稿示予題曰雨香集屬為敘之予以為雨香也者豈其取義於如時雨之化若謂得諸師傳者與雨來曰否否吾本名滿篋吾昔所從汪師為易是名義取少陵詩雨濕紅蕖丹母香之句也予讀其詩能自出機軸不盡得之於師授蓋其神味之恬以遠氣骨之鏗而清與夫筆致之秀媚而灑落是其質性自然持以師法

略為之範圍。吾家先世文通公。夢人授以五色筆。又夢得錦。故才思潘發。文詞富
贖。雨來亦文通公裔也。豈其筆與錦。今俱在。雨來耶。何其吐屬若是之奇麗也。雨來
富於年。勤於學。銳於詩。日斯邁而月斯征。加以十年二十年之功。其造詣正未可量。
雨來勉之哉。惜吾老矣。其能見雨來十年後之詩否乎。倘得及見。應將復為之敘。今
姑書此以應雨來之請。

過翁傳

傳之為言傳也。其始也。聖賢以傳述經誼。其既也。史氏以傳述人之行事。自司馬氏
肇其端。而後代有作焉。於是人有一事之善。一技之長。皆得藉以傳後。而况志士狷
介之操乎。吾同郡有過翁者。諱臨汾。字欽頤。號東岡。先世和州人也。十六世祖孟玉。
當宋宣和時。為徐王郡馬。宋亂。從高宗南渡。賜宅無錫。七世祖龍明。嘉靖間名儒。始
遷蘇州。祖孟起。字筍谷。父御宸。字向伯。母徐氏。翁少好讀書。聞作為詩古文。先達輒
歎賞。故年甫弱冠而已。見稱於鄉里矣。及壯。侍奉二親。必營求甘脆。以資故。苦於不
繼。因瞿然曰。皋魚感風樹而泣。曾子得微祿而喜。為遠親不逮親也。吾具參左。惟暮
受資斧。以給旨甘。亦古者為貧而仕之道乎。會杭州鹽驛道太原王公聘幣至。遂應
之。王公素聞翁名。及見。甚歡。翁給事敏捷。雖繁劇無稽留。王公謂翁曰。君治劇才

也非寄人廡下者盡入貲為郎吾能助君翁曰吾以筆札佐公為負米計爾敢藉公以求仕乎既而就揚商歛人江公之聘館於揚數年有西賈王最者素知翁謂翁重信義可託以財欲以萬金貸翁俾為奇贏計翁曰貧富有命質遷非吾事也辛卻之後以父艱旋里終喪後惟事著述不屑復依人以食矣所著詩文凡四卷輯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又集先賢言行分別部居為雜錄二十九卷年七十一卒於家於是乾隆四十年也配曹氏產子二女一長張燿長邑庠生次元暉及女皆早歿繼配朱氏產元閔孫三人女孫一人仁原仁涵及女孫皆張燿子仁達元閔子

江聲曰禮稱臨財毋苟得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於過翁見之至於仕宦之塗尤人所奔競而翁顧恬退若是其諸古所稱獨行之士乎翁下世未久交遊輒稱道之以故予知之悉今元閔以狀來請為之傳狀與人言符遂據而詮次之元閔亦廉潔嘗為人鈔書不受直有翁之遺風焉

馬波渡石橋記

潘相

江派自虎渡口而東轟轟然一瀉數百里匯為馬波湖相傳為漢伏波將軍馬援屯兵處土人涉湖口為亂號馬波渡之東溢為漫閣可一里每夏秋水漲兩岸旅客負資奔號咷或杭之一葦多覆溺行人股慄乾隆某歲里人劉君雨戴蓆長堤開水門架巨木其上遠近稱便顧坊益峻水益湍悍怒駛不可觸往往衝堤漂木走一歲中又運告溺人病涉如初雨戴唱曰吾惟憫然念斯人之溺溺復若是是重不德也乃禁家事無關我犯風雨披霜雪募金修石橋鳩工匠葦山石故作洞門呀為水齋縱若干丈博殺一分可容車傍立欄杆斲巨獸獬目森森欲搏水怪狀上立小石屋屋有像經始於某年七月越十有二月甲子朔橋成大合樂肅諸義士落之酒酣眾謠曰出雲新月飲湖長虹斯橋孰作劉君之功又謠曰黃流澤澤新梁奕奕修橋之功與橋無極雨載起拜謝曰余惟懼事之不集傷卿黨財以獲戾人神又庸之乎請伐巨石刻捐輸姓名及金錢數俾來者知所始子盍為文以記之余謂杠梁之修古制甚詳然類皆守令事抑又聞佛氏入中國亦以修補橋路為善子朱子謂其以善賈今君非有符檄之警惓惓然視人溺猶己捐頂跣不收聲又非散於因果如佛氏所云鄉人莫不歡欣助貲風從而響應於戲乎匹夫而能動眾蓋必有道矣乃作

詩曰瞻彼巨浸渡口之東夏霖秋潦馬步途窮蜿蜿長隄鄉人所起伐木為橋往來咸喜橋之浮矣職隄之流隄之流矣繫人之憂劉君投袂石梁斯搆幹地泉通壘根玉甃天寒白鶴日落青龍寬舒電繞虎步雲空震趨星旆夜發風馬萬里騰驥無冬無夏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任於國而預遠謀眾謂茲橋惟劉君力君曰不然鄉里之德眾謂君善自天降休君拯人困匪福之求匪名匪利無夜無晨凡此橋工曰惟志仁我慚題柱我切濟川勒銘隄右用告億年

鄭君嶽南墓誌銘

始余少時即聞邑嶽南鄭君有孝行既而與君仲子瀚書分教文里交最久聞君行益悉居無何余北赴趙郡客燕京棲遯四譯館落拓一官東海上瀚書亦以諸生老梓里不聞問者二十年今夏孝廉金子步唐自京來出瀚書所為行述命余誌君墓嗟乎君之行甯希以誌銘傳哉君初與諸昆相刻磨真一蹴列晉紳張三世義門麟篝火兩窗既蹶復奮顧輕擲免園冊無一毫顧藉心惟惓惓孝友節義若嗜慾其鉅者逮事王母遠傍舍火風猛烈若燎原不可逼君獨急抱大王父視不肯去痛哭稽顙以身代天忽反風得無恙有神夢於王母曰是節杖珠瑟瑟然將以貽若孫世成汝君必食稱君顧謂此適然事亦適然夢不言報報乃終不及雍正中詔舉孝廉

君不獲興。挾其能戰。整於楚。耐十五試。訖不售。竟以藍衫。傲嗟乎。士患誠不足。感鬼神。而鬼神有不信之曰。亦患生不遇。誠世而誠世。有見遺之賢。古今來若此類者。曷可勝數。君之塵垢。聲聞視羊叔子輩。汲汲乎求名。若王戎鑽核然者。其亦有感也夫。至君之先型後賢。則行述詳之矣。故不贅。紹曰。

火乎烈。反其數。神乎格。易其迹。寶乎冊。厚乎宅。有欲求之一片石。

須賈贈綈袍辨

程 森

余讀史至須賈之贈綈袍而歎賈之狡捷而惜范雎之為其所蒙也。夫以雎之才辨一時諸侯相見恨晚。觀其初使齊而齊王厚賜。後說秦而秦王踞請。挾其口舌取人國之權寵祿位如拾芥耳。天下豈有凌轍侯王剝襲富貴者。致衣食不能自給。等于國中窮丐之事乎。此惟大無識與素不知雎者。乃可以是惑之也。須賈魏之智士。交雎也久。尚不知雎之為雎乎。其以陰告國事。詐雎于魏相。固疾其才出我右。恐一旦擅魏權而因譖而殺之。是其忌雎之深。正其知雎之深也。及折脅拉齒。卷置廁。賈以為雎已死。可無後慮耳。不料聘秦而見雎猶生。誠意外奇驚。即知雎之必為秦用矣。而又見其敝衣寒困。即知其為欺而將有以報我矣。何也以舌辨遇人之雎。至接羅讎士之秦。而乃落魄于窮途乎。即秦或不合。豈無他國可之。而鬱鬱久居此乎。况雎之與賈。始雖故人。後實讎仇矣。雎果落魄。則聞賈至。將避之。不暇。或且如豫讓之于趙襄。陰圖報復。而反往見乞憐乎。此須賈之所斷斷弗信者也。然賈雖明知其欺。而此時則已入其彀中。必不能脫矣。於是就其計而動之以情。或者猶可解免于萬一焉。及後雎果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噫。雎一生詭譎。乃為賈所遁而不知也哉。夫當魏相置雎死地。而賈反攝之以諛。其待故人如是其薄。而

謂今日戀戀吾不信也。且其言曰：范叔固無恙，一寒至此，更無片語及他。觀此即已露其偽矣。使賈而真，謂睢之寒至此，必且問其脫死之由。適秦之自與偃蹇于秦之故，而何以既死之睢儼然在目。竟若素知其未死而無屬深問者。誠恐問得其情而無所施，吾戀戀焉。吾故歎須賈之狡捷而笑范睢之為其所愚也。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十一。行至穢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困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惠其財。憤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為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貧。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嘗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殺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哂矣夫。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最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耶。宋儒者以為生上書。謂醜弊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為申韓之意。吾謂不

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逸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惠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過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備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

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左仲邪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為尤衆。常隱然與人之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邪。仲邪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邪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邪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邪以事同舟中。

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橋。積虛浮素。雲水鬱靈。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湍。大魚皆若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醺。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襄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聞教言者之口。舍仲邪。吾誰共此哉。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授。儕偶怨嫉。姤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說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故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為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

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履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尋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闕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窟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為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清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哲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

政修翳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遙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尊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尊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為名士夫魚門行與學其致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為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威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縲繳之患也已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連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壙回嶺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泠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檉楓栗椽時有鳴鶯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死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浴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壩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

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竭
聳之泉。泉漫石上。為圓池。乃引墜谿內。左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為室。朱就。要客。九
人飲於此。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蕭振巖壁。榛莽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
善鳩先生與往。蕭從。使蕭為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
城也。最高曰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
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
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
城下。鄆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
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
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
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
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樓。楯數十立者。
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

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巖石為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巖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澄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惟張而軍行。巖尻有泉，鑿與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罍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墜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伴泰安人聶劬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海。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海，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於琨瑞山。

而時為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符鑿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顯子顯他日之來也循秦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沂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秦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適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為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覆奪此之常昔明憲宗之為君成祖為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問不與禍福相對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畧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為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為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

輿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先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曆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以久敝矣。江甯巡道厯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植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為記以待之。

明贈太常卿張公祠碑文

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夷剽。幾能防阻。故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濟南遺卒不及二寸。而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距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于一家。忠烈先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朝神武奄有天下。于前代之臣。忠于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或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為祠祀。公蘇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于祠下。悅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眾請為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曆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

而皆死于忠。蓋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為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為忠士有遺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于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為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後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遷屏東藩。以困奮節。婉繼夫人。援攜婦妾。甘臥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偕徠故居。撫其嗣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既飭敬祀。以萬斯年。

蕭孝子祠堂碑文

蕭孝子諱曰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道體行危殆為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為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為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為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離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為善。亦若小人之為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莫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

而奉進食樂。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暨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相城姚彝為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甯。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圻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甕。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徇名。德哀思薄。以恐為貞。千世萬世。傑蹟此銘。

蓮花洞龍祠記

蘇去疾

條山自雷首飲河折而東五老天柱騰擲博換二百里至解當河之曲是為積奧而
孕鹽池山益奇秀桃巖張其西龍峪瀑其南分雲蟲其東是皆前志矣而陰崖苦萃
神龍詭秘隱見于鬱蒼蒼翠之中殆不可殫述李于治解之三年歲在甲午當夏而
燠平陽蒲阪之郊巫禱紛若而未有驗既奔走羣望竭我圭璧方畫卓午東峯之上
雲氣翕動不散衆咸異之乃攀緣造險躋于其顛亂石硤礧澗草掩薈靈風率然凜
人毛髮仰見懸壁橫當絕岨石皆倒垂給訝崩勢側身乃入滴乳嵌空狀如飛雲又
若花梢散布煥發半墜屹立容納千指一泓澄然飛鳥遠避鯁人鬚眉洞不見底有
物蜿蜒靈行漠漠乃再拜以請歛而感之疾趨以返陳于壇席雷雨隨至霽霽千里
歲卒大和邪人感神之惠宜有以報遂立廟于嶺因洞之狀號曰蓮花是洞也開闢
以來固有之矣神物所託晦不肯見以區區之迫于民請始一施其功解之人絃而
歌之永無天札年穀豐熟古者天民大人之出處類如此矣

唐先生傳

先生姓唐氏名輔廷字莊園又字八纘父啟靈江右人常以醫至常熟治大姓孫氏
疾良愈許以女去七八年不來親族以為游方無信更欲擇人女堅志不肯未幾而

至遂為夫婦始占籍于邑既遷於室家又連舉女數嗣也後乃生君甚憐之在襁褓中常驚啼自柅戶門恒藉以紓使開闔無聲比長父死已而母疾痼久不愈君日夜禱於天弗應痛而嘆其遺母竟歿庶弟盡驚遺產略不詰問輒喜曰是甚善免催租人到門矣既不治生事自喜為歌詩弗樂城市從緇袖往還荒溪老屋寂寞無鄰之境輒流連移月久即厭去遷轉無定處間遇友人呼盧飲酒亦時時闖入拍袒大叫以為笑樂放浪且十年竟不名一錢久之始娶補諸生貧益甚從人游蜀三年夷獠雜居終日無似人者但聞鼙鳴猿嘯而已流浪暮歸一發於詩歸則徒四壁立居一年已跳身游京師從公卿間囊筆行塞外漸有聞矣四年竟客死其溯江入蜀也銅鑼峽中牽百丈忽斷瞬息落灘數十里舟從怒濤利石間翔舞而下幸而獲全往京師覆于黃河遇救乃甦素不習騎從至吉林嘗馬陷大淖中僅而出天幸者屢矣卒遇小人奚訕憤發怒疾首扼腕吐血數升遽卒悲夫君狀貌短小獨豪健有氣能面折人遇會其得意高歌激烈披露肝膽人方城府以待或苦之慢弗肯省曰烏有是凡遇之者始常怪之久則惓然也平居好潔几研雜植蕪草就樹根汲泉烹茶焚香汎埽汲汲不休證昏月落卷書默坐聽木葉行塔侵曉乃已飲止一蕉葉而性喜劇談酒酣以後道平生親故往往至淚下鼓琴惟竟一曲畫則蘭蕙兩種古梅折

杖而已。讀書為文少。從其舅氏孫巨源雲。函寶洲諸老宿。游得其緒論。甚有法度。去疾於君內弟也。奉先君子命而問學焉。今墓木已拱。追念疇昔。不知涕之無從也。君卒以乾隆乙亥九月六日。年四十一止矣。子三人。某某某。余姊嘗驚此。

蘇子曰。山骨瘦于僧。於君詩中為平語耳。介受茲宗伯以此得。

上知遂此主文柄。桃李遍天下。文章之遇合。必有所憑藉焉。方君客蜀時。終日面壁坐。夜仰屋梁。曉不交者三年。嗟乎。况抑其嶮崎。歷落之性。俯仰流俗。馳逐萬里。出性命咄嗟之間。伏鞍吟嘔。務融融如人指。箱紙促書。日夜不得休。其憂悲抑鬱。惓惓無聊之狀。宜萬倍于蜀。蜀事余聞之。自京以復。余不復聞。而君固死矣。夫違其山林放逸之性。其迂世而傷壽命也如是。此深識之士。甯有稿項黃誠。老死于堀堞之中。而不肯一出以違世者也。

文淵閣大學士孫文靖公墓誌銘

嘉慶元年夏六月二十一日。文淵閣大學士署理四川總督孫公薨於筆次。春秋七十有七。遺表馳上。

天子震悼。降諭曰。大學士孫士毅。老成端謹。練達有為。簡任綸扉。贊襄機務。歷任封圻。屢著勞績。自逆苗滋事以來。防禦極為出力。復因湖北教匪。延及川疆。滋擾。即帶

兵前赴來鳳地方督率攻剿所向克捷晉封三等男爵本欲俟大功告竣再予崇封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於川省軍需項下賞銀五千兩治喪一切俱照公爵辦理著伊長孫孫均承襲伯爵派委員護柩回籍部察恤典具奏 予諡 賜祭葬如故事 師終之典實自來漢大臣所未有也九月均迎柩於江西十月入杭城十一月二十四日乙丑與元配張夫人合葬於西湖天馬山之原所自卜地也公字智治號補山行第四浙江仁和人六世祖東橋自餘姚遷蘭里高祖德卿妣胡氏曾祖鼎渠妣姜氏祖景明自蘭里遷臨平妣黃氏自祖以上皆以字行父諱世榮妣湛氏馬氏生妣吳氏四世並 贈光祿大夫妣 贈一品夫人公少有大志勤學志倦遺際感時慨然慕古之奇節久次諸生年四十始舉於鄉又二年成進士歸甯具明年 南巡獻賦 召試第一補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內閣侍讀從征緬甸傅文忠公倚如左右手陳奏天下大計嘗乘馬過天生橋而墜馬忽蹶起負公以出行達于軍人益異之師還遷戶部郎中視學貴州還擢大理寺卿即出為廣西布政使調雲南詳請豁免銅廠鹽井積欠數十萬擢雲南巡撫總督李侍堯得罪公以不先奏舉落職戍邊特旨起用為編修總纂四庫全書陞太常寺少卿復出為山東布政使堅請留京効用

上不許。擢廣西巡撫調廣東。當戴花翎。總督兩廣兼理粵海關稅務。臺灣林爽文反。公治兵於湖州。儲軍資積芻莩。先為之備。適協天心。凡粵兵渡海者萬二千人。臺灣平。加太子太保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妻南黎氏叩關告急。

上謂非公不能辦。方命前往。適奏至。先已馳赴鎮南關。奉硃批得汝如此知輕重。得體之大臣。嘉慶之外。更有何論。公以粵兵八千人轉戰而前。納黎氏入其圍。都詔封一等謀勇公。歸還而黎氏復不聽。乃自陳劾。繼公爵與版。

上以公為兵部尚書。世襲輕車都尉如故。投為軍機大臣入直。南書房。是年秋。充順天己酉科鄉試正考官。冬。命署四川總督。明年秋。調任兩江。痛戒濬弊。辛亥。四月。召入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西藏廓爾喀用兵。命以大學士攝理四川總督。善辦糧餉。冬。十二月。公馳至打箭爐。奏請親赴察木都。疏通餉道。

上悅。復賞戴雙眼花翎。大軍已進。後藏前藏為軍營。畏道奉旨。即馳赴前藏。道路之難。又踰於察木都。經行七十二峰。其最高者上下三百里。冰山雪窖。間懸繩而度。曳皮以行。每遇峻嶒。必身先士卒。勞苦共嘗。所善無不感奮。人盡其力。是以逆載軍糧。無少遲悞。王師從天而下。莫不震疊。公再頌而上任之益重。誠思奮不顧身。日究國謀。其篤斐然也。壬子八月。廓爾喀平。九月。拜文淵閣大學士之命。仍駐前藏。

辦理善後事宜于後。命辦廓爾喀軍務奏銷仍署川督。乙卯二月黔楚羣苗叛。蔓延川境。即時提兵接剿。殺賊甚夥。扎營于平塊。督理黔楚軍營。後路糧餉晝夜嚴防。苗匪無一人攔入川境者。元年二月湖北教匪擾及酉陽州界。公乃移營來鳳。踰連克賊巢。進兵至于龍嘴。百八十里以內賊匪廓清。六月憊其羣疾。還平塊。未至行及酉陽州之龍潭而卒。先是蜀中見大星如斗。自南隕於東北。前一夕所乘馬忽斃。卒之日平塊營大風拔帳。大轟中折。常所登瞭望樓亦倒。士卒皆流涕曰。公已矣。公之為治廉敏而仁強。意在合人情。宜民事。凡居處省約。與從減少。用人不拘一格。必盡其長。能得人死力。一事之善。即加褒拭。篤親念故。久而不忘。沒齒稱述者不可勝數。江藩康基曰。降職同知。言其熟悉河務。以現銜。權淮徐道。既乃復陟東藩。四府糧道。缺出。已注選人。專摺題請。蘇守汪志伊堪任此職。將來漕弊不清。唯臣是問。

上為輟前命。允所請。其在江甯。迎養其兄士達。陳興銜以出。將至長跪道旁。以所乘輿讓之。自策馬而前。金陵人歎曰。宜其為督軍也。士達之子大椿。知向學。教督掖獎。這成進士。臨歿時。以所得一品廕。生讓其同母兄士倫之子儀。上許之。其為諸生也。被盜劫心。知其人。隱而不言。甘肅撤起。使人齎二千金。量資具。連被之。卒。俾還鄉里。不令人知。閩瓊州之兵。向常渡海來操。公以邊兵遠離。未使自

往就之。還遇颶風揭天。霎時竟連岸。自謂不滅於天生橋也。生平無他嗜好。博奕游戲之事。終身不一為之。精勤過人。每篝燈起治事。達於深夜。猶申會書。玉以數十。詩文灑灑千言。過輒散落。拾其霏屑者。已疏鉅製。章奏文移。皆出己手。將衰集藏于家。夫人石門張玉倫女。同心操作。能舉公之遺忘。及其征緬也。有板屋之憂。甫還而疾作。遂卒。生二子。與大理寺評事先公卒。衛乾隆己亥科舉人。內閣中書孫均。城皆與出增墻。皆衛出。曾孫元均出。

上推公遺以承襲之支。屬籍正白旗漢軍。銘曰。

天生俊偉。際會非常。於赫。

帝眷。為龍為光。允矣蓋臣。日篤不忘。兼之將相。建之上公。叶敬歷中外。威謀靡亢。文武吉甫。桓桓洸洸。異修所致。何術則當。揣情而言。此事易明。叶丹赤一心。純臣之坊。苟竭股肱。安往不臧。時方膺歌。衰衣繡裳。如其助亂。干戈威揚。揆厥百行。不離其宗。叶能容乃大。為善必昌。哀天下德。奉于。

君皇。公身雖藏。公烈彌彰。公志未竟。公心則長。尚相孫子。白雲帝鄉。

子同生論

徐書受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羊氏曰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穀梁氏則曰疑故志之三傳之解互異若此。且夫十二公惟莊文成襄為非庶孽耳。以明其為嗣。則文成何畧焉。以病於先世。則僖宣何怒焉。二說皆似是而非。獨穀梁晚出於漢。乃傳會時人齊侯之子同於他人一語。疑以傳疑。遂使聖人筆削之旨晦而不彰。是不可以不辨。然則書之奈何。曰春秋之意。蓋必著其為吾君之子。用祛後世之惑而已矣。故文姜魯之國母也。內亂人之大惡也。孔子為魯之臣。權乎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之義。奚忍而屢暴之。即姜氏絕不為親第貶其罪於出奔而已足。乃於莊二年會於禚。四年享於祝邱。五年如齊師。七年會於防。於穀。一書再書不一書者。何其甚也。且莊公生於桓之六年九月。其乞婚於春。成禮於秋。致女於冬。不憚詳書於三年以內。至於四年五年暨六年之春夏。獨無齊魯會享之事。而何有於歸甯。吾於是嘆聖人之用心。有不得不為此委曲煩重之筆。瑣瑣著其歲月日時。使前後之跡彰彰可據。然後子同之生。固君夫人兩年伉儷之正。熊祥是兆。主器攸歸。雖其後母氏蒙垢離淫。而當降誕之辰。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國有正嗣。要不能以沒其真。否則豈妻媼處諱。莫如深帷薄隱昧。後其誰白。保母秦以呂易嬴而

竊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遂使我繼體之辟。秉禮之邦。隱抱千秋莫雪之恥。孰謂魯先君之遺澤。猶將百世不祧。而竟蒙此惡聲也哉。非種必鋤。周公其吐之矣。左氏曰。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公羊氏曰。夫人譎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丈姜自知不容於魯。亟思激怒於齊。夫豈志與吾同物之言。乃曲為文。致獻說之說。以速禍於彭生耳。果若李園之女弟有身而進之。又何譎而何怒乎。後人奈何以此而遠疑之。謂姜氏天絕之人。絕之其所繫者輕。謂吾君之子。非君之子。其所繫者重。母濱從一之防。倖違天討。其所爭者微。子素統緒之承。致譏遺體。其所爭者鉅。是故君子出辭。義斯遠。鄙倍。况值人倫之變。貽中毒之羞。既不可質言以明其意。惟辨晰於歲月往來之跡。俾人循跡以求情。灼然去其疑似。而信邪說之無稽。此聖人之不獲已也。此子同生之所以書也。申繻有言曰。女有家。男有室。母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夫春秋之世。大義不伸。文姜生還。而莊以為孝。哀姜死。至而僖以為禮。甚且圖婚仇女。納幣喪中。尤而效之。恬不為怪。厥後出姜逐。穆姜幽。聯姻大夫。降尊失列。婚媾之禍。幾與國為始終。魯之不絕如綫。是又聖人之所隱恫歟。

楊賈夫先生傳

武進有躬行潛德之君子。曰楊賈夫先生。其顯誠奇孝。惟恐人知。故鄉黨之人。勿及

詳。長復浮沈于九品之末僚。莫得藉手以稍稍建白。然見者無不感乎其真意而肅然激之。方先生年甫成童。父兄既皆客遠。貧或至斷炊。而母吳太孺人疾亟。又乏僕。僕先生蹀躞憂泣。求醫稱藥。以逮束薪斗米。悉自乞貸于人。衣薄雪寒。兩脛凍且潰。時唯仲姊在室。吾先宜人先生之仲姊也。與長嫂莊同侍母。凡唾壺茗椀。臥起疴瘳。扶抱抑搔。不能以斯須離。一日待先生久不至。其室旁舍不數武。先祠在焉。先宜人固嘗泣禱于祠。忽入見先生拜於地。袒而持血刃。以二掌撫其胸。暈已絕。血縷縷滿。圍皆滿。大驚。力挾之坐。掬糞灰掩之。裹以布而重。更無痛楚。再引視其眩。新創未合。肉色猶殷。然後知已利臂於三日之前。而將剖肝以復進也。於是相持大慟。其後數十年。暑月不解衣。癩痕隱隱。而約先宜人勿使宣。先宜人因私以告嫂。並訓不肖子亦及之。而予事先生久。終不敢昌言。恐傷孝子之心也。先生壯從伯兄客遊閩海。聞受今太宰大興朱公之知。公時方官觀察。愛其淳篤。且有吏才。勸納粟得吏目。借補鹽山尉。十八年調大興。又三年。遷古北口外豐甯巡檢。旋又量移赤篆。數月卒。春秋六十一。先生職級雖卑。不以雜流自處。遇事思有所濟物。而盡心焉。其在鹽山日。歲稔流殍。奉檄散賑。有司公文生意。先生謂

聖主已行之命。安忍懷欺。饑民待哺之心。何堪失望。力爭之不可得。令及兩校官。任

三路以西路荒僻。屬先生限以所持金。毋許過三路者。五日畢。金有餘。獨先生半月。遍金又不足。令大侍適臺。使者閱賑。過闕。食吐數萬。迎馬首而訴曰。尉仁人也。奈權不屬。東北南不幸無二尉。雖有惠澤。與無同。使者怒。令居閒。求解。卒僅益西路金。嗚呼。先生之憂民而民戴之。亦足以徵其所守矣。書受弱冠。謁于鹽山。見先生。謹于祀。先雞鳴。即起。盤匱悉手自洗濯。居考妣私忌。尤必悽愴。終日思樂。思嗜。涕泗霑襟。或得兄弟貽書。往往讀不竟幅。而哭。雖頑鈍不順之子。居處與習。未有不油然而動其孝弟之心。嗟乎。觀人者。不于變而于常。不于暫而于久。蓋自臥冰割股。令甲例不予旌。而世之好名希寵之徒。靡所容偽。則夫畸至之行。迫于片念之愚。學士大儒。遂不復以毀肌輕命相苛責。是故先生孺子之慕老而不衰。未嘗以一剗避重也。有取重乎此事之外者也。先生喜為小詩。每作箋牘。百函無倦色。于檇。捕博奕。一無所興。行必擇行。口必擇言。惟以少遣苦艱。天倫多故。居常戚戚。寡懽。諱三吾。字魯傳。小名含鈺。費夫晚所自號。云子敬熙。亦溫愿有文。

論曰。南豐越希乾。以母病。割心不得。則截其腸。殺道遂閉。而冀穢從胸間出。甯都魏叔子為之傳。以傳之。先生所為畧似。幸未若此。其甚耳。吾意先生方少。識未定。不暇詳審。幾殞生。安知不隱悔于後也。語曰。非是母不生。是子信夫。太孺人事舅之孝。遠

過姜妻殆天將以風勵羣倫而復生先生者以報之歟

狼山鎮中營遊擊段君墓誌銘

段君諱新黃四川達州人初官靜海營都司吾鄉錢魯思為其地書院山長與之交密及予至更介以交於君問其字而茫然無以答予笑曰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焉有官四品年六十而無字者乎因為字之曰佩金君則大喜樂甚君少孤露未嘗讀書行伍起家以戰功屢致通顯雖目不識字而好文文人又能擇其端方正直者而以為友獨其天性忠孝根於其心發於其事時時流露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兩股嘗受創蹢跚而步陰雨尤不良於行則壯從傅忠勇公征金川設伏以誘敵合圍礮石齊舉賊魁大潰而犇君橫槊窮追從騎皆散獨陷入邃谷中賊數十反戈羣攻之君奮鬪竟殲厥魁復傷夷其六七人雖而出以是右股被創一左股被創五肌膚悉破裂血染紅透袍袴一軍皆驚悚懼服然足雖蹙而既老上馬馳驟如飛力挽強弓矢猶貫鐵閱常解衣指創痕示客而慨嘆曰我一朴魯武夫荷

上恩拔擢至此雖糜骨碎髓無悔也一日魯思邀之食座多丈儒君方口啜羹忽滿咽而淚落如雨客愕問其所為君堅不肯吐且恐獲罪於客再三謝既而訪諸其家乃知是日為君父諱辰故觸念而發君固不知古人私忌之不當讌集也嗚呼此其

誠篤雖學者何以及哉會者滿遼狼山鎮中營遊擊予又過於京師君自以殘疾懼失儀予為言其受創之由於職方郎史君卓峯卓峯又為達於大學士福公及見上果跪不能興福公具以對恩命掖之起仍赴狼山所以憫恤勞臣故事所未有也君出為予感激流涕而道之君生平與士卒同甘苦撫循如父子家人而訓練勤無敢有偷惰者皆克盡力而為之用嗟乎古之名將若祭遵雅歌投壺謝彥章折節下士遠遠有儒者風其次則善用武者必求文士以漸漬於詩書禮樂之氣而藉以潛消默化其粗暴之容猶之善讀書者亦必取資於猛士虎臣以破其拘迂懦弱之習是故文武二途不合則兩相輕既合則兩相益然則如君淳白之性大節凜然宜予與魯思之致深愛於君而惓惓不能少釋也是可銘矣君以某年卒於任年六十九子某葬君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真將軍古孝子不讀書天下士閃電騎鐵鷁矢立奇功死誰嗣周秦虜刻畫似丁蘭木暮沒齒有不教穎含此土一杯照青史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三十七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乾隆西舉人有尊聞居士集

書立命說辨後

四貞女傳後論

楊節婦傳

張亦元字義扶號吾山江蘇太倉人乾隆西舉人官南陵縣知縣

婁東五先生詩選序

王佩蘭號錦汀安徽婺源人乾隆西舉人官吳縣教諭有松翠山苑表文集

俞曉園傳

施孝子傳

許孝子傳

韓是升字旭亭號樂餘江蘇元和人貢生著有洽隨園集

樂飢園記

小林屋記

故惠州府知府顧君家傳

十一

張世法

字平度號在衆九鏡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恩官直隸甘肅等縣有昭德堂文集

辨似論

十三

絳縣之老論

十三

樂

鈞 字道裝原名宮稽山西臨川人

羅臺山逸事

十五

記毛生事

十五

記平陽生事

十六

閻循觀

字德庭號伊嵩山東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有西澗草堂集

文士詆程朱論

十九

醉醒語序

十九

質菴文集序

二十

去情堂記

二十

遊程符山西澗記

二十一

友石記

二十一

瑞子先生傳

二十二

韓烈婦傳

二十二

馬新甫墓表

二十三

滕氏先塋碣

二十三

余

集字春裳號秋室浙江錢塘人乾隆丙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有秋室學古錄

重刻九靈山房遺集序

二十五

重修儋林書院碑記

二十五

鄭誦齋墓誌銘

二十六

彭

孚字迴麓湖南新山人貢生有白雲編

反周為唐論

二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三十七

書立命說辯後

羅有高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為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贖過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銜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為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為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偽善以自私雖曰吾以濟物也私偽之心積以望報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陳誼高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為善之路也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哲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鹽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為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為惡也名譽崇之不為變譏毀集之不為變公為之不甚畏人知誠為之必不屑以偽善參之也故曰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馬者。天地清純之氣之萃而聞有者也。下馬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聞有者也。常有者中人。爾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正其觀。叙之彝倫。以理其統。祭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聞而不明也。於是通之師友。講說以極其真。慮有強而不遜也。于是迄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絲馬而才美。出于其倫。于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教俯張。于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媿艾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充。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蒸風聲。凍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為隄。以欲為表。勉而趨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偽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散之。寬之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為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上馬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馬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唯誅誣竄流之待耳。中馬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于欲畏也。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能之見端。可牖馭而充之者也。故曰。聖人

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無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篋鑄而窺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雖未運之游意。而為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為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為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遠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云爾。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其非親擊闕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數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并辨。極于錙銖釐忽累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于前。即大奸猾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遇人人之準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報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為田。燭帝牛。必在蔭。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實者。為社。單出里。為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于禘。出田邑。發秋政。

于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網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昇羈庖
翟闡之賤報饗之禮達于猫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放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
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為文也誠儆知夫神明之德
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以躬也詳其敷之于治也察故
其時黎民離照鬼神叙懷胎卵遠育絲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慢勉強
踵故而行與工祝同時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
後儒鑿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
之為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于善而杜誠之原欲人之
畏天而以闊畧顯學為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為善而不本于六經語孟也夫六經
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
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王物者與物矣其與夫惡金而彊賈者殊矣其與
造偽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
有告者曰畜良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為也
將有錫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為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
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懼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懼夫精

造偽金與良金亂也。纂六經語孟翼虢虎而拏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偽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為惡。不參一善。及其為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為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為可用之于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為可風。以純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于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為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為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捨而噉。無裨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即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許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為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于鬼神。其有首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狎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于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捨者矣。易曰。納約自牖。孟子曰。故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

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墜于觀。髮問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敬。之流于空蕩而慢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與。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贈。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于人也。失曆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于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

四貞女傳後論

余友彭季子紹升。績學敦行。屹然有隆禮由禮之志。能古文。樂道人善。嘗為其里人宋貞女景衛。姜貞女桂。王貞女施貞女立傳。余得受而讀之。肅容歎曰。女士也。詩曰。釐爾女士。鄭公曰。女而有士行者也。書四貞女傳後。破時人餘惠馬。

彭季子作四貞女傳。頗聞著于時。談禮之士。或推難之。以為季子親為名儒。孫子討

論三代禮文經傳離合之旨至熟。又嘗出入宋明諸老師賢人所講說源流深遠矣。四貞女者其行事既卓絕。斐然成文章。季子傳之固當然。季子不折衷于中庸。截之以禮。將使學者樂時行。慕高遠。放性情之和。蒙竊惑焉。羅有高曰。夫禮稱情立文。緣人性而起者也。若中庸則又難言之。是四貞女者固以其行為中庸已矣。是故蹈之而不疑。夫民性有恆。上同本乎元宰。能者率而行之。而道生焉。稽諸獨獨之所可。而可獨之所不可。而不可。期于孺然于獨。無惡盟之鬼神。縣之歲月。歷阻折百出。卓定不遷。其達也若泉。其直遂而不回若矢。視捐項絕脰。棄其血肉之軀。若廢毛髮。若遺土。其安艱難危苦。人世不堪之遺。若命。爵祿名譽。不足干其中。局。詩書經傳所陳。淡若琴瑟笙磬之和音。適與心諧。而益不願假它辭說。以自解。如四女子者。行不同。至其自期于獨。不忍冒經以欺其志。則無不同。讀其傳。未嘗不健其決。流連三復之。而不知涕之何從也。申徒嘉曰。游于羿之毅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當吾世而不遇大聖。四女子者是足以激清風。挽濁俗。而之醇矣。或者其以循故。儕俗。浮沈不自宰之愚婦人。為中庸乎。是比干不足同。仁于微箕。伯夷叔齊未賢也。柏舟何以首。鄙風哉。或曰。然則四女子者。能中庸矣乎。曰。毋。無易言。能不能。非聖人夫誰定之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飲食。若水族游于江湖。未嘗離水而未嘗知水。

也。知盡之。知化之。聖也。知至之。賢也。或務知之。或不。必其務知之。接境以動。依乎天良。賢涕而滂達。不闕於欲。聖人才之。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中庸之傳。逸矣。三代之季。泯泯昏昏。鄉愿乘時竊發。屈曲媵阿。被服貌克。禹。苟同流俗。為佞仰。割六藝文。奸言。冥塗經訓。居之而不疑。唐宋元明。大儒畏其卒。推本窮源。精擇詳語之。而學者蔽于所趨。急切不能返。假借近似之言。自藩飾。得不闕于時。可以藏身免顯過。震然以謂中庸之行。若是而已。至于君父之際。彝倫之大常。其惻怛誠摯。專壹。若不可已。必義之是出。如四女子者。未數數也。將謂能中庸者。徧天下。不能中庸。唯四女子也。獨其然乎。或曰。是則然。然曾子問孔子之言也。取女有吉日。女死。壻齊哀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謂也。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自己起義者。禮之經。廉恥倫紀之大坊。自民起義者。禮之通曲成萬物之仁也。且壻死。女弔。服斬衰。離絕不屬邪。何以為之。服尊也。壻葬。除喪。脫許嫁時纓。定繫厚別之心。雖中人必且怒然而動。踏跋而慕。柏舟之義矣。情以民自居。則聖人順而民之爾。若曰。非其誠。勿勞也。且未成婦也。邠。卿子曰。唯聖盡倫。唯王盡制。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師聖師王。師其經也。禮之通。中人以下。數匿焉。君子蓋哀矜之也。或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何謂也。曰。武進莊學士存與之論完矣。吾無以易之。其說在銘石。

門祭貞女之墓碣也。莊君曰：執一之儒，不深攷義例，以有未廟見而死，葬于女氏之黨，之文遂曰：死不可以即墓，生不可以居室。所謂不知其理而妄推其類者耶！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至尊無所不伸，至親則有時而屈。故三年之視期，輕重絕倫矣。以夫之死同諸女之死，于義鈞乎？夫者至尊之誼，命則成之婦者，至親之傷，必成於尊。廟見者成于尊也，未成之辭，間系之婦矣。不聞其系之夫也。其言曲而中矣。余獨悲賢女守志之義，久不白于世。聖人之經，受蝕於鄙儒，小言殆盡末俗，益不知其可貴重。或阻抑之，或妄以凡民之胸揣量豪傑，滕口說橫加訾警，不成人之美。里巷翁媪，知姑息而已。鮮能以德愛子，以遂其情性之正。至天札其天，因就或者之難條次之，以諗季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若王貞女，愠有終窮乎。

楊節婦傳

瑞金楊節婦賴氏者，縣文學賴聖休之季女。嫁同縣進士楊于位之第四子。曰其居年二十而寡，無子。其居之疾革也，泣與婦訣曰：吾與若不能相守矣。若善自為計，婦哽咽言有如不可奈何者。我無子，從君爾。其居遽曰：惡。吾兩老人年就衰，我死若殉，重傷堂上兩老人，斷不可。若幸自抑思大義，奉兩老人終天年，且幸為我置後。吾瞑矣。節婦大慟，頭搶地，斷家人持之已而蘇。仰天大號，復斷如是者。隻姑劉孺人泣謂

曰若不念吾乃竟不念死者言死者言昨日爾忘之且不祥若幸記之節婦寤久之瞿然曰唏姑言然姑言然情迫神馳去體肝胆裂誠不知忖度聞大人言視聽反覺有天地世界復唬曰天子吾夫馬往于去幾日矣鄰里端鄙婦雜言曰某日敏某日七某日且二七十餘日矣吾輩迭扶持出入窻下煮湯藥候視孃子亦十餘晝夜矣老夫人馮棺哭子入閨哭媳兩目腫眠食日殺減愈顛顛矣節婦涕滿頰泗交頤勞起偏拜諸賓曰唏吾何敢吾何敢吾今知勉矣是日也始進粥食既大祥請于舅姑以伯氏之子元潼為後進士故嘗為縣然貧甚無財產分諸子節婦守窮約甘之竭嫁時裝奉舅姑餒餘以食元潼自采野菜和粗糲食之寡如也久之元潼成僮入小學節婦顧而喜飯而元潼患足疾兩邽攀不良於行起坐食飲便利節婦躬抱持醫治十餘年百其方不愈竟跛節婦自解曰命也夫何怨為聘婦娶有日矣而元潼以痘疹殤孃孃無依然事舅姑日益謹舅姑益交賢之也劉孺人彌留時子婦菴而泣孺人從被池出金耳環一雙目授節婦曰無以報汝以是志汝孝節婦姪昌清者進士高第弟子也師弟相得曠同里閑過從講學最勤一日昌清過進士而進士倚杖掀白髯方怒節婦威氣譙責若不可解入視姑疑立閨中某粟不能發語淚被面昌清愕不敢問故別去他日請開曰姑素謹前者以何得鼻先生也進士愀然太息曰

嗚汝姑賢。吾曷為怒之。第吾老矣。吾死。汝姑將益艱。吾嘗設身處之。誠不足存活婦。人不。服詩書。保無變志。吾故為無理之怒。以觀之。默而引鼻。但咎不能奉養子。以是為恨。其于義堅矣。吾即旦暮死。吾不恨汝姑賢。吾曷為怒之。節婦見年五十餘。嗣子未立。又無有以其事上於朝者。蓋去其孀之死已三十餘年矣。

論曰。乾隆四十三年。昌清會試京師。出節婦述悲切。求為三家傳。予觀節婦之義備矣。易曰。甘節亨。誠甘之。彼其視窮餓死生險夷。坦若寒暑晝夜之序矣。能無亨乎。坎之象曰。唯心亨。亨者。心亨之謂也。

婁東五先生詩選序

張邨元

吾鄉故詩人之數也。雖一隅而嘗與天下爭雄，爭長勝國。如前七子之迪功，後七子之鳳洲，江左三家之梅村，龍驤虎步，彪炳一時者，無論矣。嗣有婁東十子之刻，得哲匠為之提倡，其名固易著，而其書亦易傳也。其外作者林立，指不勝屈。最後又有二高士合集，則有水庵太守為之游揚，有生田王文學紆為之梓而傳之。蓋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其信然已。近有五先生以詩稱於時，五先生者，皆數奇不偶，位不登仕籍，名不出里巷，而砥行礪節，鵠鳴自守，其遇不必盡同，要其孤介拔俗，蟬蛻濁穢之中，則如出一轍。又其身後皆無子，豈其雕鏤萬物，扶掖元化，為造物者之所忌，而故厄之邪？說者曰：詩窮而後工，夫詩非窮人也。然既自附作者之列，則必將開拓心胸，掃除世累，一切齷齪鄙吝之私務，去之淨盡，而後可與言詩。否則欲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已。夫人之精神氣魄，專注於此，必絀於彼。當其蒐一韻之勝，爭一字之奇，心精所向，雖軒冕不足為其榮，千金不足移其盼，豈復屑與世之蠅營蝸鬪者，爭一日之工拙哉？則其豐於才而奮於遇也，固無足怪。若夫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則又其生初所受之氣數適然，而不係於詩之工與不工也。然表微之君子，未嘗不為蘆然傷之矣。吾友毛子稼軒，古君子也，生平好義不倦，既為搆而輯之。

以商於竹癡畢公謀為刻之時吾郡適修輯舊志因以請於當事為之立傳且許出
貨付劄劄氏亡何畢公溘馬作古此事遂寢今年夏稼軒又以此舉謀於畢公令似
春山文學春山以先人未竟之緒慨然獨任其費而五先生遺詩遂不至塵蠹而灰
滅矣稼軒索序於予予惟稼軒之闢微表幽春山之承先繼志皆有古人風故樂為
之序五先生者曰王宜秋諧支雪樵元福趙雲江溶陳天餘拔雲邵貫綠南棠也

俞曉園傳

王佩蘭

公諱煥字文光號曉園舍五公季子也兄諱起元諱烈竝有令譽而公尤為父母所鍾愛父卒苦次三年哀毀骨立居母喪亦如之先是母病孔癰朝夕左右衣不解帶醫藥罔效則親吮血污而後獲痊厥後或自瘡痍諸子為撫摩輒揮去曰憶昔吾母病苦遲之又久今乃分痛何害耶言已淚泫泫而下公少讀書不屑章句學格言懿行勤加輯錄擇其與庭訓脗合者計欲見之設施識之不忘比長懼竭甘旨養偕其兄游江湖間家漸裕因遂以其餘潤竟舍五公之志龍溪族肇自序勲公故有祠曰叙倫冬蒸之典尚闕輸田百畝供祀事且備餼臚推之備荒興學且有條理溯龍溪而上始遷婺源者為長田祖諱昌累世墓在焉妾於榛棘者久爰白當事正其經界表其墓道又捐建祠宇俾同邑俞氏子孫皆得以時集詣瞻拜修祀事焉俞氏舊望河間其著於江南者在晉時有諱縱者方蘇峻叛內史桓彝遣分守蘭石蘭石者今之旌德也力戰死於旌旌民祀之子孫家焉公過旌瞿然有感及歸見夢益奇之乃謀諸眾議於唐山之麓沿溪抱隄直接石橋改道環繞村外其間擇址建縱公祠祠之費公獨任嗚呼公性至孝又能推祖父之孝及於其先可不謂知本務歟公居家日淺遇義舉輒踴躍解囊惟恐不及修學宮建鳳山仙姑橋其最著者於寧國

則建涇縣志協橋於太平則造蕪湖螺磯祠濠港埠岸江神廟於蘇州饒州泣輸建會館於江甯作江上草堂闢江干水路賑饑施棺置義塚地百餘畝於黔立禦火祠百神廟於楚修洞庭亭漢陽臺榭凡夫足跡所至義行難更僕數交游多名士酬贈篇章甚夥迨登太平江甯邑志其僑居江甯也以捐賑故議叙主簿後捐修城工加二級循例授中議大夫乾隆壬辰年公七十歸里祭告楚黃父老姻朋交稱醵貲公固辭曰吾成祖父志豈欲希榮耶顧吾老矣恐一旦不測因適召諸逋負者折券棄其債死則焚之逾六年而公卒既卒無慮遠近爭嗟嘆

論曰功不可以虛冒名不可以倖邀司馬氏謂仁義之附比於魚菑禽歸蓋有慨乎其言之非篤論也公稟慈祥之性所見又大且遠終其身樂於為善雖老無間其為族姓矜式宜已不然藏而厚亡固無論若龍溪故多慷慨慕義之士富好行其德獨公也乎哉

施孝子傳

施孝子名用炆字以正邑北施村人家貧竭力以養其親父世槐病嘗甚甜苦母戴氏得沈綿疾百計醫治晝夜含淚撫摩廁浴之役皆躬親之父母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于墓旁霜晨月夕悲號之聲感動道路服闋後遇朔望及生忌辰瞻拜

墓所不避風雨。年至七十。行之不怠。先世姑曰福德。當前明時。終身不字。以撫孤弟。今衍成族。奇貞異孝。湮沒三百餘年。姪遵母命。裹糧千里。遍乞大吏題旌。久之竟得請。其他修墓建祠。掩骼埋胔。諸務一皆遵父遺言。待弟煥友愛。白首怡怡。同爨計六十載。嘗負販景德鎮。助都昌匠孫玉成完婚。孫除夕失火。延燒官報。責償無措。計欲鬻妻。姪又稱貸以紓其難。妻得不嫁。江西布政使許公。郡守魏公。邑令郭公。俱重其懿行。表其門閭。陳公舉為鄉飲賓。乾隆四十九年。建坊旌表。子太學生廷彩。析產於從兄弟。推肥受瘠。有父風。

許孝子傳

許孝子名永科。邑西許村人。初就塾讀書。遇天地君親字。必起立莊誦。父起。頌嘗役甲催科。自塾歸。知父往邑當受責。夜奔赴。願以身代。邑令嘉之。父獲免。或赴宴會。父母所嗜不敢食。必懷歸以進。晨昏定省。無間寒暑。比長。出告反面。雖百里未嘗留宿。父病篤。醫欲驗。莫科嘗糞。母臧氏病。畚糞科。悲號祈禱。衣不解帶者。越四旬。後俱獲痊。遂矢願齋素。祝雙親壽。十年弗懈。父母沒。哀毀踰禮。廬於墓前後六年。每晨興。具湯沐詣墓所。請盥漱。進膳。必視寒溫之節。以妥以侑。既徹而退。及日中。亦如之。既歸。遇生辰及伏臘。則設饌為位。拈香往墓。請父母歸饗。途遇牛犬。輒引避。曰。毋或驚

犯也。有榛荆剔去之。曰。毋刺衣履也。經里閉門。闕祝無傾軛。迎至家。請即席上食。如平生。久之。乃餽餘。既畢。如前導。復於墓。祝寢息。乃返。鄉人或惡之。或疑其矯。科行之。如故。歷三十年。或以他事出。其妻代行之。一如禮。初習舉子業。親沒。不復應試。乾隆癸酉。郡守何公遠善廉。知其事。大書因心。篤孝四字。贈之。科大驚。痛自責。曰。不能揚名。以顯父母。乃以父母博名耶。甲戌。應試。補博士弟子員。案發。噴噴人口。爭聚觀。許孝子壬辰。旌表建坊。

樂飢園記

韓是升

樂飢園者。從祖棲碧先生隱居處。去余香山丙舍不數里。近丙戌夏。池荷盛開。余適讀書山中。六月七日。從兄硯芸遣舟來迎。至園未午。尚半含半開。清香襲人。雖黍談對。追述古今。兄曰。園無記。盍記之。余解問學。無文章。何足以傳此園。然園之可傳者。大有在也。園為明司寇王公元珠別業。名秀野草堂。堂有園。張元舉筆。從祖嘗得之。骨董肆中。藏於家。當甲申之變。元珠公糾義兵。陳河未遂。被獲。飲醜。有巡檢盧謹某者。駐防清川。聞難。赴園池死。最後余從祖卜隱於此。易今名。昔司寇以直節立朝。劾客魏貪橫。罷官歸里。望重海內。寇陷京師。公孤大臣。開門揖賊。指不勝屈。盧位卑責輕。獨識大義。舉節止水。從祖生當定鼎之初。逆氛未靖。以諸生走京師。效班定遠傳。介子故事。無所遇。歸隱園中。採杞拾椽。杜門著述。與吳中諸耆舊。往來信宿。賦詩贈答。商邱宋家宰舉。開府江南。慕先生名。拜聘。從扁舟造訪。諮詢人材。賢否。政事因革。先生直陳無隱。而一不及私。家宰泣吳最久。未嘗通一刺。晚耽禪悅。築生壙於池上。從祖文懿公有宿詔。前弟山房詩。死生彈指君俱了。屋角松杉即墓田。謂此也。嗚呼。自康熙庚申卜居。將九十年。從祖棄世。亦五十餘載。子孫貧無負郭田。讀書不仕。四世居園。不替先業。人之來游是園者。仰司寇之公忠。盧公之義烈。從祖之清德。而

園不朽矣。余故曰：園之可傳者大有在也。若溪山風月之美，池亭花木之勝，有遠過於園者，不足為園重，略而不書，時歸香山已薄，善挑鐵濡筆記之。

小林屋記

余家世居陸墓。萬曆初六世祖蘇臺府君始建宮巷，有存誠齋、竹石居。著聲明代，再由宮巷遷裏門。高王父黃巖府君分為二宅。曾王父貞文府君授居東宅，曾叔祖誦先公授居西宅，即今開雲堂也。申酉之際，土寇焚掠，宅成灰燼。值馬阮與復社構怨，曾王父名在黨籍，嘗忤阮，自度不免，偕顧孝靖先生天朗晦迹徐莊，順治六年復入城，購歸氏廢園為棲隱地。雲壑幽邃，竹樹蒼涼，堂曰洽隱，往來觴詠，皆遺民逸士。龍門之游，甘陵之部，世豔稱之。康熙丁亥春，弗戒於火，凡法書名畫與花亭月榭同付祖龍。存者惟東南半壁，奇峯秀石湮沒於雨垣風棟間。先君子追溯釣游，不勝今昔盛衰之感。乾隆辛未，葺二楹於古石洞口，地不滿十畝，積書供靜玩，以娛晨夕。蔣丈蟠倚篆書小林屋三字額之，洞故做包山林屋，石林神鉅，玉柱金庭，無不畢具。思二百年苔蘚若封烟雲自吐，碧梧銀杏紫荊翠柏春夏之交，濃陰蔽日，時雨初霽，巖乳欲滴，有水一泓，清可鑒物，嵌空架樓，吟眺姿適，游其中者，幾莫辨為匠心之運。石林萬古不知暑，豈虛語哉。越三載先君即世，升與伯兄讀書其中，俯仰流連，每念先貞。

文運丁陽九流離播遷先君鼎新未久遽歸道山則此昆明片石何莫非先靈呵護遺我子孫撫嘉樹而思遺澤庶無忘龜勉佑後人一邛一壑竄徒為遠觀之地耶按郡邑志園為歸太學湛初所築臺榭池石皆周丹泉布畫丹泉名秉忠字時臣精繪事洵非凡手云

故惠州府知府顧君家傳

余弱冠識顧君晉莊於訥生錢師座隅聽其持論侃侃心竊異之時余居廬奉諱蹤跡頗疏後六年庚辰君登賢書計偕留日下充方畧官騰錄壬午乙酉余兩試京兆與君偕居古廟結衿佩散丙戌君成進士嗣丁外艱故宅曰寶樹園在員嶠里去余家數武君五世祖大宋先生所遺先生勝國遺老與先曾祖有宗雷之盟兩家之世講舊矣君貧不能自給廬州守祝君忻延主廬江書院造就皆知名士服闋除陝西石泉令未幾移南鄭為漢中首邑甫下車興利除弊循聲上徹攝興平蒙邑係八川孔道時金川用兵羽書旁午備著勞績陵墓之隸境內者君推勘界地一整頽廢值歲旱出常平粟計口賑濟給籽種禁民流亡調咸寧委理疑獄多平反商州民有趙成者殺死牛姓六人卸罪於子友亮讞幾定君廉得其實寘成於法友亮例援坐疏上奉持旨改宮刑奪陞孝義同知在終南山谷勸民開墾以盡地利膺薦擢知惠

州粵東刁悍健訟君反復開導漸知感化戊申歲禮首捐廉俸全活甚衆肖東坡像於白鶴新居議濬西湖植果樹而君歸道山矣君服官廿載事上接下開誠布公持身峻潔而不立崖岸屬吏就君之範咸砥於廉點勘簿書午夜不倦試童子親定甲乙延名師立講院地之秀良厚膏火以成其才所莅之境後先一轍也我兩人交垂四十年兒子對娶君之從姝重以世好申以婚姻知君之行最悉庚戌四月余就養高廉距惠千餘里每書存問對攝廉訪篆余携眷羊城冬十一月君因公來省延君下榻挑燈話舊歡若平生晨起對飯謂其從弟士華曰吾老矣子為我於七十二峯閣下買屋數椽為菟裘計孰意不越宿而病舌強足蹇支離半月竟不起傷人眼看盡老伴餘幾個誦東坡詩烏能無感於中耶跡其生平不矜名譽文章著述視同毛附惟教孝友重然諾考起岑先生謹厚拙於治生母陸恭人早世弟妹賴君婚嫁姻族往依者量才成就俾資衣食受業師朱名牌煌病歿集同門友出資殯殮并葬其家十一棺執紼入山值月晦歸路昏黑幾墮水忽天光開朗得就舟宿咸疑神祐是皆他人所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君諱聲雷字震蒼晉莊自號生卒歲月子孫配耦俟諸志墓者不備書書其出處大略俾傳廉吏者有所採擇焉

贊曰吾鄉顧吏部松交先生以名進士為山陰令多惠政山陰人至今德之晉莊為

吏部族孫甲科起家位二千石讀書為政不替家聲其歿也大吏出白鏹助喪兒童
走卒哭失聲豈強而致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孰謂廉吏不可為哉

辨似論

張世法

黎邛之鬼善效人子至父殺其真子。君子曰：非其鬼之機變能毒且害也。乃其父之志惶惑潰亂，不足以辨於其似也。夫使為子也，母者孰習於懷抱之初，審察於啼笑之外。黎邛雖詐，馬能殺其子哉？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而不正之所以勝者，類為其似。孔子惡似而非，以其德之賊也。紫之亂朱，鄭之亂雅，名謂夫人而知之，而風俗人心流害至不可已。始於豪釐之微，卒於泰山之大。其相似者皆其實相反者也。使非相反，何惡於其相似？君子小人之辨，亦辨於其似者而已矣。凡事之在天德者，莫不本乎人情。今夫毛嬙西施，人之所甚悅也；其不悅者，必其為魯男子為柳下惠之能忍與忘也。不則亦其以人言為畏也。未有嫪毐登徒子而亦高其節曰：美色非吾之所矚也。遺金藏貨，人之所甚利也；其不利者，必其為管窋為直不疑之能廉且介也。不則亦其以禍亂自防也。未有魯跖楚蹻而亦潔其行曰：曖昧吾之所不敢欺也。鄒魯文學之師，以梯其榮竊其號，而其事已畢。未有晨而飲其羊鬪穀而輟輪力農桑，啜棗栗道聽周公孔子，而亦思誦說詩書禮樂之云云也。若苟馬漁獵前作割截語氣，誑聾瞶之人，選一時之譽，以是號召鄉里曰：文士文士，何以異於素不樂此而故為之者也。且夫人即不能文，不能不好利，不能不好色，亦不過

庸衆其身而止。豈必蒙重譴於生前。遭鬼責於死後。至指為天下之大不祥人。而罵罵者獨不願希圖其厚實。而詭襲其虛文。以居之不疑。於是前者子于。後者喞喞翁。然羣起而和之。不亦大惑也哉。乃或者曰。君子不欲盡言以徇人過。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夫亦惡乎親。然使教於後生。則曰。彼先達者耳。其誰不願為之邪。居於要害。則又曰。彼措紳有道者耳。其誰不冒為之邪。吁。斯害也已。吾見鄭紫之似思孔子之所以惡。而欲使里人之皆傳其母。毋致為黎邛者之技所試焉。則幸甚。

絳縣之老論

絳縣之老繫以人問。而不自知其生之年。或曰。是賢而辱於役者。辱於役。故使之年而承之以諱也。又賢而隱於道者。蓋黃老之流也。黃老之術。以修鍊其術。謹甲子而略於年。是以使之年而諱以告也。賢人終隱。世御在位下之人。甘於辱。以自汙其道。上之人辱使賢。而竝不知顯其道。以是為晉之執政者累也。吾獨謂不然。西止之俗。生而不知有紀年。乃各聞以生之所值十二神。為其年之先後。或在己若辰。有問之不能互舉以對。則曰。大蛇而小龍也。絳縣人不知年。豈異於今所云者。至歲有四序。序必占甲子。占以候豐歉。此則老農之智。專惡得。以是知絳縣人之賢者。邪古之所

重乎養老者。上則憲其德。次則乞其言。次則亦恤其勞。使之不與力政。不與服戎。不與賓客。不與喪祭之事。絳縣之老。而果賢者耶。則固當素所豎立。以自聞於上矣。其或為韜光養晦。以自抑其賢邪。亦當告以力之不可強。時之不可為。以姑求休息於斯矣。而僕僕者何為乎。兩有所不能。未聞有溷跡風塵。奔走衣食。為其役久。無其聲者。而亦必謂之為賢也。且趙武之欲謝之也。何為也哉。將為其賢。抑為其老乎。為其賢。則品望不著鄉里。謀畫不徵於縣大夫。平居漫無所語。驟然謝不才。欲使之佐為政。是幾以其政為戲也。為其老。則恤其家。免其力。終其身可矣。而又羈縻之。浮沈之。苟焉畀以一官一職。復陶之使於舉。則失義於賞。則失名。此特史趙師曠士文伯為之。不過藉以誇其海博。俾聞於鄰國。曰。晉有文人。未可喻也。如絳縣老者。亦其繇耳。惡乎賢。然則吾何以知其不賢也。以其姓名卒佚於晉。則人之人之者。役之也。

羅臺山逸事

樂鈞

羅臺山有高。江右人嘗察孝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灘。瀨域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遊。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齎。歷舟欲沈。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練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舟子竊窺視。以為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為翁子。一為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秘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患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雷還就枕。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僑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餒餘為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醜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盃。傾杯大嚼。食幾盤。偽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為之。如酣卧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搜而壘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七

十五

國朝文匯社印

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賊類。聊逞余志。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跪。請羅履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為翁故。貸爾曹死。正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其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眾唯唯。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曉。不敢有貳。

記先生事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過飲。同袍俊話名談。傾一座。眾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其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擲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墮。眾皆擊節曰。桓伊手耳。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美為。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綠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害曰。公等

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于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拿枕之卧。鼾聲如雷。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扶拿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拿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架環進。客從容揮拿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扶拿入船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十數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佔畢。足跡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嶮巖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其具。則進苟平平。寧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飢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拿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執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

慮其沈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賢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踉蹌不知所對。既而客對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為渴睡漢。抑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漢。三藝立成。擲于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扶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記平陽生事

平陽生。無能舉其姓名者。或曰平陽人。或曰平陽。其郡望也。世為清門。多隱德。至生稍凌夷矣。生有奇表。未此言語。輒驚人。稍長。出而亡焉。至十五始歸。竟啗啞。不擲不沐。首不冠。足不履。腰不束帶。故衣一襲。常服之。冬不裘。夏不葛。住無常所。亦不常飲食。所行類有道。又類依隱。玩世者。有士人陰異之。勤與之遊。欲以觀其私。醉之酒。以觀其真。遺之錢。以觀其節。激之使怒。以觀其度。生或飲或不飲。或醉或不醉。或受或不受。或怒或不怒。卒莫得而測也。他日者。霖雨既霽。士人偶出於野。日垂暮矣。竊見生行泥淖中。不汗不履。猶然奇而尾之。則入古廟中。蔽門隙窺之。廟中土偶。見生皆起。逆生與抗禮。坐石上共語。洗洋恣肆之言。甚隱躍。或可聞。或不可聞。或可解。

或不可解。始知生非真啞者。大訝趨歸。明日生來。士人為勿知也者。而強留之。宿比夜再拜而請曰。吾知公仙人也。幸有以教之。生笑曰。我何仙。幻術耳。子既偵而識之。姑勿洩。當有以娛子。因袒而示之。胸有方孔寸許。謂士人曰。盍進之。士人笑未信。試舉踵馬。則超超然已升。縛縛馬而行。蓋入生之胸中矣。其初如駒馬之門。其既如九軌之途。百雉之城。萬井之邑。蒼然而高者。天也。蔚然而壘者。山也。溇馬而流者。江河也。有耕于野者。有負於途者。有往來游戲者。有呵導隊仗行者。有追逐者。喧笑者。其物有木有草。有石有飛鳥。有雞狗馬羊豕。適於其市。雜然而陳者。無所不有。其人男女。猶是也。服飾猶是也。言語猶是也。居處飲食猶是也。士人行馬。止馬。食馬。息馬。心廓然而舒。神煥然而暢。亦幾忘其身之在生之胸中也。三日臣一所。其郊原如錦。錦城郭如雲霞。宮室如珠貝。入馬見其人。皆衣繡而冠玉。餐香而飲雪。翠竹蔽其壙。瑤草環其階。絳花拂其檐。孔翠鸞鶴舞於庭戶之間。無風而神籟韻於耳者。笙璫琴管之音也。旗旌搖搖。簾幙垂垂。欄楯縱橫。窗扉四開。彝鼎几研之屬。陳不一處。於是意迷神眩。彷徨焉而莫知所向。俄有童子牽帷出。謂之曰。觀止乎。未也。盍隨以來。士人欣然。武其後。歷數闕。曲折洞達。行其左。奉佛之堂。寂以高。經其右。祀仙之館。淨以廣。升其中。度書之閣。光明而遷。輿進抵其內。有巨人馬坐圓臺之上。士人敬且畏。仰而

瞻俯而拜。旁而伺。就而問。巨人若弗見焉。弗聞焉。不言不動。寂然如止水。槁然如枯木。屹然若頑石。俄有捧衣進。復陳牛羊具酒漿而進者。巨人如故也。又有賣金懷玉及鼻貨具而入者。巨人如故也。于是皆退。少焉。人報曰。患至矣。乃聞戈馬洶湧。破門而入。環而攻之者。皆張弓露刃之夫。復有猛鬼羣魔。跳踉乎其前。擊獸毒蛇。盤踞乎其後。士人股栗喙伏。魂魄震懼。而巨人亦如故也。頃之紛紛者。寂然俱沒。士人欲趨出。乃有女子。旖旎而來。花顏而霞衣。雲煙五色。縹緲覆之。若隱若見。且前且却。忽有紅樹生臺下。須臾。尋丈狀類珊瑚。巨人乃震蕩欲墮。俄空中一劍飛出。斷樹若然。女子隱去。巨人始定焉。士人覩之。且喜且怵。忽念此固生之胸中也。何為予不歸。前童子。在側笑曰。故道不可復識矣。引之出。自旁門。指畫其途曰。由此其可達也。士人遵而行。行不計程。宿不計處。朝而暮者不計日。朔而晦者不計月。寒而暑者不計歲。向之來也。草木青青而華也。而今黃落矣。未幾則又甲坼矣。水波溶溶也。而今溘降潭清矣。未幾而川復漲矣。風暖而日暄也。而今霜雪載途矣。未幾而陰谷之冰澌矣。燕則再雛矣。雁則再賓矣。月弦而璧者。不知其度時。倏然其速也。途杳然其長而無極也。於是感愴悲涕。苦遠不得歸。疑其夢也。而非夢也。疑其死也。而非死也。遂大呼生曰。公戲我。公戲我。忽自生左耳中落。視殘缸猶明焉。牆外之柝四擊耳。生則酣寢榻。

上。推而起之。乃大笑。趨出門外。自是不復見。士人者。姓周。失其名。

文士詆程朱論

閻循觀

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蠱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以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為嚴而一人以為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人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搖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雕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為而大有所不利則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為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取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為愚為悞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

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多見其蒐頊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

醉醒語序

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休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如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益為學術之害。自程門高弟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倡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迄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即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豈可輩。以為見心了不可得。見罪了不可得。見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見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

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訶章句。詆集註。尤可駭歎。昔陽明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掇擊。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謂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耳。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劉子名某。其書元三十篇。今刪存九粹者若干篇。所辯正。現時日風水神仙之妄。皆有理致。而予特具論其闢佛一端。以為大節所存。且以致予之所感云。

質庵文集序

雍正間安邱樹本孫先生若干季先生。皆以經明言立稱於時。予嘗一詣孫先生。為道古人之學。及所以為之者甚具。予方蒙稚。未能用其言謝去。乃稍加注意。思求於明。而兩先生皆已前沒。漠然而無所向也。若干敏於誦習。雖莽蒼之遊。必以書自隨。少年為文。即能謝華取實。篤意真粹。寓東武後。更恢以傑奇。要其指趣。莫二也。年裁五十而卒。識者歎悅。謂以彼好且勤。未見其止。然由其所自得。可以傳矣。先是邑中有張待詔。祀園與王進士數彙。相切劘為古文。祀園以為未足。南走吳中。交汪純翁。得其指畫。兩先生者。與祀園之子卯君遊。而因私淑焉。既而同事馬磁州漢句。漢句

亦師祀園者也。其用力既多，而又以源流之善，師友之賢，故卒能有所成就。蓋嘗論之，古文之道至明人而始衰，亦至明人而益正。明人獨精經義，變而之散體，不能別為格也。故以八股之氣入古文，則秦漢以來奇宕震變盡矣。以論孟之解入古文，故往往不畔於道，欲抹其良而失其正者，空同也不離於正，而振其良者，震川也。純翁以震川為宗，祀園之學，又純翁發之。祀園不仕，行其說於一邑，士之承學者，皆守震川集如科律，而師弟口授其所以然。蓋吾鄉自滄溟尊尚空同，至今有述，而安邱不知也。七八十年中，作者輩出，風流相映，此豈偶然哉？詩云：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言先民既邁，求之雖勦，恐失其道，迷其方焉。然則窮鄉晚進，雖其有力而無藉以興，而不能自致於斯者，豈少哉？孫先生所著讀禮竊注，予嘗序而行之。李先生之甥劉子函三，復屬予訂質庵集，予於兩先生，非無文字之緣，而竟失之當年。此予所以歎也。

去情堂記

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溼，旦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或數十年，而後發，其積

之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發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血氣寢薄而不支也。為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為善。攻異氏為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尚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而莠禾並莖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為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為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無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偽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德不加進。業不加修。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甚。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偽。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為惡。陰弱而難決。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

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中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為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

遊程行山西澗記

乾隆戊寅夏予讀書程行山之修正觀山在雒縣西南二十里其高五百仞而盤旋行迤望之若無奇問之道人亦曰游後未嘗至此予間偕韓劉二友披榛而行按穴尋壑去觀西南六里得西澗焉俯瞰泉石清美岸壁立數十丈南行百步有水鬻岸缺處石罅可置足嚙坑以下澗底無人踪草木茂茂流泉西北注明郁妍潔東南半里許傳其源自平沙湧出兩岸益峻且逼天風不下石氣自涼毛髮灑然如新沐又百少有溪拍拍南來流入地中伏而復出為平沙之泉折而南里許溪畔多巨石色正青生意蠢蠢欲動苔花破其上與二友小憩沙際薄暮增寒不可留南尋岸盡援荆葛以下於是乃歎茲山非無奇人特覽其外而忽之故寂寂至今耳然非其伏藏阻悶氣有泄美有歆殆亦未由辨積以有此奇是故君子之學雖不見知於世而未嘗怠且易者其所以可畜之道然也韓君名夢錦劉君名璞

友石記

予至程符山旬日無日不遊率以辰而出巳午而返盡其足之力而息焉山多奇石然常在幽澗運竊之境或入絕澗行數里十餘里而後得之旬日中得者距予所居皆遠未易數數到以為恨或竟日窮探無所得躑躅墮邱壤厓間若久與俗士周旋令人氣盡四月二十日與綱章行飯山椒西北下不二百步有石嶮峽秀起路澗之首作人北面危坐形態穆而氣嚴其西崖阜複密頽頽然以百數而皆與此石異類類君子見棄於衆人窮而不失其守者數石連附環其北相對如語笑如奮問又類君子雖棄於人而與其徒有以相樂者甚矣此石之道同而異也予以其意可師又距予所居近可以時盤桓其側而暱之也呼曰友石因記之

瑞子先生傳

瑞子先生名永祥姓滕氏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先生年十四補縣學生形又短小人呼小秀才云為諸生幾三十年竟不第其試於學使不能數先其伍然諸名士先生者皆推讓先生以為不及先生亦高自許不屑諸名士性孤直即意所不悅不能忍見簡偈於是士方為頽頽擁腫之文先生顧一意清削必極於古益與衆不合先生雅獨善鈍齋子鈍齋子與先生同時補弟子員旋舉於鄉墨藝傳誦海內聲譽過先生然亦數謝不及先生先生亦時言不及鈍齋子兩人深相得先生嗜酒然不

能多飲。鈍齋子亦然。兩人數過從會飲。相對悲歌。以箸擊案。箸折則歎曰。惟我知子。則應曰。然。夜開燭。施童子主鑪者率逃去。然兩人酒酣。以缶輒不舉杯。惟流連為笑。樂云。鈍齋子既死。先生無與同居。嘗獨飲悲詆。時時從眾人遊。不樂。家貧歲饑。授徒以為食。不足。采楊葉草根雜食之。母歿。先生竟以毀卒。年四十一矣。子四人。

閻循觀曰。先生厲介節。見富貴人避之若浼。而篤於師友。教弟子嚴。觀少從先生。獨不予夏楚。非能受。挽蓋憐其早孤也。初先生嘗問業於世父賓州府君。府君深器之。期以遠大。然卒窮困死。悲夫。鈍齋子名循厚。世父次子。工古文歌詩。數試禮部不中。長先生三年。先生三年卒。

韓烈婦傳

烈婦。雒縣諸生韓夢齡側室。夢齡以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歿。既而烈婦所生一子一女。亦相繼殤。烈婦遂殉。十二月十日也。年二十有五。署教諭孫君炎。署訓導孔君繼審。知縣葉君道洽。聞之。皆曰。按功令。夫死而殉者。不概予。

旌表。則以或有養老字幼奉祭持家之責。不得以一死自了也。若李氏者。其家長父母俱終。所生子女。又天有正室李氏在。而嫡長子已成。於是四者皆無所憂。於義可死於例宜旌。遂以告於上官。而請題焉。烈婦。邑人李球之女也。幼而端嚴。見羣兒。

嬉戲去弗視年十八歸夢齡事夢齡母以孝稱家素貧薪水之勞一身任之無幾微怨尤意夢齡歿烈婦哭之甚哀聞者愴焉及子女俱殤不復哭陽奔布繫絮為禦寒計得間遂入破屋中自經屋梁既卑而懸麻又低烈婦長跪俯首以死面如平生三日而殮有香盈室人莫不異之傳聞人之自經身大苦如燻久而後絕雖激於氣者往往自悔但懸不可下耳烈婦之縊殆生死可自主全仗己力以致於絕豈復知其為苦哉其死也無憾容無慘狀蓋其未有所苦而然也人苟安於義雖致死之際可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未嘗不存君子更何戚戚之有哉烈婦之大義諸君所表揚備矣予竝論其所存焉

馬新甫墓表

馬君新甫諱柏太學生南谷弟也九歲而孤家政一聽南谷刻苦鄉學既冠補諸生益潛心求古作者之旨為文鎔式經誥尤工制義所與遊率當世名流屢試於鄉不中終不肯抑其文以從時然嘗自負必售故晚雖病痺猶力疾應試竟無成制舉業雖一藝然士所以為學而待舉於上者在是焉故有志之士必取衷於古聖人賢人之道與其言而不敢以為不幸無所遇則人爭笑之曰是不合有司尺度也噫所謂尺度果有司為之耶抑世士自為之耳有司之喜尚固殊其賢者又未嘗不以古人

之學求天下之士。唯士或勇於自售。偶見夫有司一時之偏好。則相效為之。而才高者尤能工而肖焉。有司不得不取其能工於是。往往一科之文如一人之作。遂以為尺度在此。而不知有司之賢者方且病其然而無如何也。有司之賢者常半則合尺度與不必合。其得失相埒。即奈何舍所學於古聖人賢人者。而惟世士之徇。以取病於良有司乎。昔陳大士久而不第。天傭子序其文曰。海內以大士為不合尺度。而海內之效大士者亦未嘗不得志於有司。何哉。天傭此言可謂深切。然則知命之君子可以毅然而不惑。而世之立言以率天下者亦無容斤斤執其一說使人相戒而不敢為古人之學也。馬君不幸而無所遇者也。而不沮不易自信可謂篤矣。君精繪事。為膠州高西園先生所嗟賞。喜討論古文字。窮日夜不倦。其於問學天性也。君以例授光祿寺典簿。未幾卒。娶李氏。無出。以兄子變為子。後側室孫氏生子綱。縣學生。女適張某者。亦孫出。適李某者。側室朱氏出也。君為人慷慨有大節。篤於內行。然其生平事兄如父。凡事待命而行。子既表其兄之墓矣。蓋可以互見。故不復著。而特論其志云。葬以乾隆某年月日。墓在太學君墓西若干步。二十三年嘉平營邱閻循觀表。

滕氏先塋碣

吾邑言家法推滕氏。其長老必以忠實為教。而子弟之聽從。恂如翼如。子所師友數

人皆有德君子壽朋其一也。間爲子表其先墓。且曰：先世自祥符遷居於此。至某之身已十幾世。自九世以上無誌述文字。行實不可詳。但祖父相傳。先世作事甚厚。今子孫日以不逮矣。子歎曰：此一言不既多乎。子遊四方。所至好訪問。前哲舊德之後。見人家習尚。大抵肖其先祖。古稱張文、朱武、陸忠、顧厚。非誣也。以吾鄉而論。如膠州法氏之高致、萊陽姜氏之黷直、新城王氏之豪宕、掖縣毛氏之恬約、安邱張氏之多藝、壽光劉氏之和易。予多識其人。而寬恕長者。皆莫如吾邑滕氏。然尤以爲不及其先世。則先世之厚何如哉。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此吾所以慨然流想也。滕氏自二世祖某公爲邑諸生。其後彬彬多鄉於學。本朝定鼎。國相首以第一人舉於鄉。餘簞縣學者幾半其額。可謂盛矣。今世俗於先代。恥其無稱。往往好爲溢美之言。以誇示於人。不能則假他手。浮僞益甚。滕氏之先文雅非不足也。而未嘗如世俗之所爲。蓋前輩質樸之風。猶可想見。即此一端。亦所云厚之至也。莫此者某公而下。凡幾世。名諱兆次譜詳之。故不復著。第論其潛德。以揭於阡云。

重刻九靈山房遺集序

余集

僕生平泊然寡所嗜好。喜讀書。輒以病止。愛書畫。亦頗憊於玩物之戒。惟於古人遺集。篤嗜之勿衰。尤加意於未刊之本。區區之意。豈徒以矜儲藏。亦欲延古人一綫之緒耳。邇年來得宋元人遺集。不下五百種。竊欲與同志約。初為刊書會。以流通之。尚未果也。九靈山房遺集三十卷。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初得舊鈔於吳中。前年秋。晤其裔孫某於吳山。亟授而開雕焉。予惟宋元以來。戴氏之以詩文名浙東者。天台戴式之。四明戴帥初。浦陽則先生也。顧石舛僅以詩名江湖間。且有江右女子之議。或者病焉。惟剡源受業王伯厚之門。學有本原。差相後先。而吾謂先生之品。尤為卓絕。其詩文古峭廉潔。一洗當時姜茶之陋。生當元季末造。明祖龍興。旁求遺彥。此正文章華國。千載一時之遇。使其稍自貶損。入侍帷幄。吾知朝廷詔誥銘頌大手筆。必有資其撰述者。宋文憲不得專美一時矣。而乃終已不顧。屢辭徵辟。卒以瘵死。若有不足。以易此九靈一片石也者。此其操行為何如。而謂其文章猶不免與燭火同滅。豈理也哉。先是吾友仁和戴子肇姬。其先系出浦陽先生。蓋其遠祖嘗欲謀授梓。惜浮沈諸生間。徒有志而未逮。今戴君於四百年後。網羅攷佚。頓還舊觀。克誦世芬。有足多者。肇姬聞之。當必爭先覩為快。世有賢子孫。聞戴氏之風者。人人思表彰其先世。

遺集。余且不惜出所儲藏以供參互考訂之助。豈惟發潛德之幽光亦藉以慰區區好古之素。豈不大快嗟乎。世固有擁厚貲以自肥而棄先澤以覆瓿者。其於戴君賢不肖何如也。

重修儋林書院碑記

儋林書院在偏關縣治門之西南。歲久將圯。邑人士無以為肄業之地者累年矣。邑侯謀新之。而邑人士樂成厥美。各捐貲若干。遂於某年月日。飭材徵工。易弊為良。訖功於某年月日。於是堂宇整飭。門垣周固。藏修有地。講習有時。邑侯乃因友人來乞文記其事。余惟國家之常制。郡縣各有學。置師弟子以教之。書院可不必建也。自宋尚理學。各宗其師說。以為教書院之設。漸廢。其所造就亦遂多。元明因之。至今偏天下。或因山川之名勝。或即先儒之里廬。構精舍。立山長。以分教其屬之俊秀。其效乃足以輔學之不及。偏關本河曲地。為晉之北鄙。朔明中葉。三關峙峻。屯兵扼險。相循於干戈。倣擾之間。殆無虛日。國家休養百數十年。嘉兵耀德。教化行人。人人爭自奮於學。雍正三年。改建縣治。學宮書院之屬。以次而舉。蓋彬彬乎有儒雅之風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是役也。實守土者之職。吾知邑侯非要譽於邑之人也。抑余更有進者。天下事匪名之為美。當期於實之無忝。匪人之是徇。當萃於心之無愧。即一

書院其弊之可俚指者有三。請為俟陳之。興賢造士。美政也。而令甲所班不入三載之考。既廩之出。僅為當路者之縞紵。其弊一在官。搢紳先生。退食養望。抗席面南。權臬比為芟藜。借終南為捷徑。守先王之道。以待求者。僕病未能也。其弊二在師。承學之士。欲速見利。賢者博聲氣。不肖者樂徵逐而已。進德修業。辨志離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其弊三在士。此其故何也。交相炫以名。而互相飾以為徇。學安得進於古哉。雖廢之可也。然則登斯堂者。惟無忝之。與無愧之。交相勗而已矣。是則侯之志也。不可以不記。

鄭誦齋墓志銘

蕙水鶴浦安仁里之有鄭氏。自宋南渡時始。至今垂六百年。遠有世序。越幾傳。至漆前明貢生。官按察副使。是為秦川先生。與姚江南雷黃先生宗義友善。秦川生梁康。熙戊辰進士。入翰林。知高州府事。師南雷得其學。有詩文集行於時。世稱寒邨先生。寒邨生性。字義門。紹寒邨之業。篤學能詩。嗜遠遊。晚號五嶽遊人。以金庭洞天竹刻為刺謁所知。棕屨桐帽。翛然出塵。與鄭人李東門萬西郭蛟川謝止溟倡和為詩。稱四明四友。游人生二子。君其仲也。諱中節。字發之。號誦齋。幼承遊人庭訓。務有本之學。性個儻。負氣節。讀書不屑章句。家故多藏書。輒雜覽經史。以及五行九數青烏之

學靡不瀆覽。短衣馳馬。習射意。憂類俠。早歲遊秦中。涉涇渭。登岷岐。壯志激越。志宣潔之於詩。著遊秦草。以自見。或有勸之仕者。君慨然曰。學者不能正誼明道。徒以文藝博富貴。君子恥之。矧以貨進乎。遂從秦中歸。初秦川先生與南雷黃先生交。南雷館鄭氏最久。南東諸名宿。爭師事南雷。湖叢山劉氏遺緒。初講經會。究性命之旨。學者翕然宗之。渡孝女江。抵四明。違鶴浦四五里外。望見崇簷傑峙。天際巋然。與紫嶺山若揖者。為君家二老閣。上奉秦川南雷兩象主。旁列寒邱。下度羣籍。遊人之所建也。百年以來。南雷之書。洊遭水火。甬上遺老。亦零落殆盡矣。而君家遺籍。獨完好如故。流風餘韻。髣髴猶能道之。此亦吾道絕續之一候。益歎鄭氏為善繼也。君既歸。訖無所成就。念先人之清芬。延令緒於將墜。皇然有守先侍後之志。於是發所藏篋。勤加警比。篇帙壞舛者。輯裒刊正之。與天台齊宗伯召南。仁和杭太史世駿。同郡全太史祖望為友。有疑義。輒就裁審。延名師課子。嚴而有法。每朔望。率諸子焚香拜閣下。春秋丁日。束牲以祭。誠敬如遊人在時。其克濟前美。不忘世守。視庾肩吾。萬石君為何如也。與兄析箸。後嘗捐田七百餘畝於郡之月湖書院。宗祠有經費。首領皆為宗人。初宗老稱之。配錢氏少房。錢氏有子十人。曰廷圭。曰如璋。曰竺。曰城。曰安。曰震。曰甲。曰鴻。曰估。曰慕。廷璋。竺。安。皆先卒。城。後君十月卒。女五人。孫男一人。君晚年淡

於世榮獨於諸子學業消長未嘗一日釋諸懷。主與竺皆庠生而竺尤有文名。耽詩善病。類長爪生。竺之死君哭之慟。近又喪安。輒回廷不自禁。雖善自裁抑。其神傷矣。竟以乾隆戊子八月二十七日疾卒。春秋六十。其降辰則康熙己丑十月八日也。葬以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兆在邑南大舉山之原。竺初與余交。寢與甲近。從余遊。故悉其家世。寢來請銘。謹詮次應銘法者如此。銘曰。

有闕屹萃雲飛翔。六籍森列崇姚江。邈邈世德遺芬芳。公實守之若球琅。貽我後昆罔敢亡。其躬匪羸道則光。譬彼父播穫也穰。相原卜吉大畀陽。幽宮斥斥唯允臧。厯千百禩齊龍岡。是在後嗣之賢昌。嗚呼是在後嗣之賢昌。

反周為唐論

彭孚

唐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舉兵反正。史稱其功遠賢於平勃。予以為不然。平勃時。諸呂在南。北軍手握重兵。苟或妄動。便成反噬。所謂劉呂之勢。間不容髮者也。若五王斯時。武氏年八十一矣。且又疾甚。承嗣既死。廬陵已復。二張豎子無能為也。其為唐天下。不過數月間耳。且武氏臨朝。祇用智術。諸武雖用事。亦未假以兵權。宿衛之將。猶是高宗時舊臣也。故東之一言。而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泣聽處分。斬關直入。若無事然。厥功偉矣。而吾謂此時之舉。可為可不為者也。惟嗣聖八年。宗室幾盡。朝士俱危。羅織大張。普天同憤。一日鳳閣侍郎李昭德引王慶之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杖殺之。因言於武氏。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云云。後姚元之薦張柬之能斷大事。噫。是時之能斷大事者。非李昭德其人乎。時狄梁公同平章事矣。而魏元忠為中丞。朱敬則在補闕。徐有功李日知亦居法曹之數公者。若果乃心唐室。當如平勃合謀。動多作以大義。直入內庭。迎立豫王。居武氏別宮。諸武無少長皆斬之。豈非復覩天日人神共雪者乎。夫士君子之於國家。苟非名義所在。不可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不可安而苟安焉者。其志欲有所為也。特患其不得為耳。得為而不為。與得為而不必為。吾皆未見其可安者也。當嗣聖之八年也。正武氏改唐為周。

之二年也。較徐敬業暨諸王起兵之時，其名義又非母后臨朝比矣。諸公不於此時乘得為之勢，舉名義之正，過此以往，而李昭德以誣死矣。為狄公者因而復貶，既而復官，顛倒于一濁穢之女主。至于隱忍就位，而一薦張東之，再薦張東之，遂使十三年間之名義，竟成上下數千年未有之事。悲夫！且事機一失，其禍有與唐室相終始者，何則？廬陵初立，裴炎一諫，便云以天下與韋元貞，又何不可。此其不可為君也明甚。豫王以恬澹寡慾之資，有狄公諸人之佐，而姚宋繼之，太子宋王成器亦學道謙讓者，義舉一倡，應立皇嗣，立皇嗣則無韋氏之禍，無韋氏之禍則無楊氏之禍。無楊氏之禍，則藩鎮不起，閭寺不專，而巢溫不入矣。雖天下事勢不可逆觀，而據此以論，或者華夏女戎之醜，亦未必其若斯之甚也。然此又存乎初業者之家法何如耳。第即唐周之際觀之，如狄公諸人，殆不無遺議也已。或曰：東之若早居相位，能為之乎？觀其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則東之能為之，仍不能安之也。曰：若乎勃當此能安之乎？曰：漢高有言，安劉氏者必勃也。吾嘗以為幸於乎，必宋韓魏公其人乎。

此予少作。岫巖先生謂其上下千古，可與論史。橘州先生謂其變化縱橫，是大蘇手段。既而自思，未免輕議前賢，欲焚其藁，後見朱子言通鑑提綱，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

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今綱目所書不如此。燕泉云蓋變例也。因是存之。抑以知天順奪門事可無庸矣。李文達云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復位。可互證也。